



主題：當多元文化教育遇到潛能開發



主編的話

編輯這期專題，給我一個重看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生，這些年來教我學會看見的幾件事情：一是學習這件事，和生命慾望有關。二是朝向社會關係變化的行動探究，多半有著出人意料的創造性演出。我將在本期介紹幾篇出自本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研究生的作品，她們的探究行動都和前述兩者有關聯。……《詳全文》

【編輯室】

發行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發行人：劉唯玉  
總編輯：廉 兮  
編輯群：林靜雯  
廉 兮  
饒見維  
李 暉  
版面設計：王鴻哲  
蘇素珍



學術話題

- 【為什麼要我慶祝中華民國百年？……………Lisin Haluwey/撰】
- 【新移民教育：與體制的對話與在地實踐……………王淑娟/撰】
- 【混在生活的真實處境中……………黃梨君/撰】
- 【關係教育……………鄭曉婷/撰】



系所動態

- ◎ 豐山國小寒假營隊
- ◎ 外籍生新生入學
- ◎ 科教所期初座談會
- ◎ 施孟綾同學榮獲全國優秀大專青年獎

【下期預告】

課程系電子報第 14 期預定於 104 年 6 月 30 日出刊，主題為「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在此課程系電子報誠摯的邀請您在此發表您的看法或心得，投稿者請將稿件寄至電子報助理蘇素珍 ([smallchoung@yahoo.com.tw](mailto:smallchoung@yahoo.com.tw))。



學術活動

- ◎ 東部地區培龍計畫專題演講
- ◎ 華山論見碩士論文發表會
- ◎ 台灣婦女權益與性平教育運動專題演講
- ◎ 第二屆教育美學研討會

【徵稿啟示】

無論您對課程系有任何想法，或對教育現況、教育理念及現行教育議題等有精闢的見解，歡迎您投稿課程系電子報！稿件請寄至課程系電子報助理 蘇素珍 ([smallchoung@yahoo.com.tw](mailto:smallchoung@yahoo.com.tw))



校友社群

- ※《人物專訪》在花蓮，伏流潛行：多元教育博士班王淑娟
- ※《分享》北京清華大學「雙華論壇」學術交流心得
- ※104.01-104.03 課程系師生榮譽榜



編輯這期專題，給我一個重看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生，這些年來教我學會看見的幾件事情：一是學習這件事，和生命慾望有關。二是朝向社會關係變化的行動探究，多半有著出人意料的創造性演出。我將在本期介紹幾篇出自本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研究生的作品，她們的探究行動都和前述兩者有關聯。

Lisin Haluway，作為阿美族的青年世代，游藝於學校與社會運動的街頭。在「為甚麼要我慶祝民國百年？」的文章中，喊出原民青年世代，在同化教育政策中失語的痛苦。她讓我們看到，去政治與去歷史的學校教育終究只能是殖民者的工具。反而是Lisin Haluway的勞工父親：「他很會抓魚也很會打隧道，更會講故事，喜歡煮菜，不過喝酒醉會很囉嗦。」讓我們看到沒被社會汙名割裂的親情，與作為人應該被認識的容顏。

王淑娟移居花蓮數年，帶著與底層階級相認的情感，在花蓮鄉間發展支持多元主體性的草根民主政治教習。在「新移民教育：與體制的對話與在地實踐」文章中，她分析當前移民政策建構的想像他者，名為關懷弱勢，實為弱化與矮化他者，並據以建構國家治理的合理性。她所實踐的教育不在於幫助弱勢，而在於承認人們身處差異極大的社會條件中，必須致力於社會關係的轉化，發展人民共學的真平等與真民主的教育力量。

陳慶元感於王淑娟植根於社會生活的能動性，書寫「在花蓮，伏流潛行」，描述他參與發展的社區民主公共教育場域行動，而這又何嘗不可能是另種主體性潛能開發的方法呢？

黃梨君，過著鄉村女老師穩定規律的生活，卻並沒有平靜的心情。帶著多年教學的困惑與無解，走出學校教室，走向孩子所生長的勞動家庭與農村社區。她在參與鄉村家庭勞動的生活世界中，享受親師生關係的親近與開放性的轉變，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不一樣的老師。黃梨君書寫「混在生活的真實處境中」紀錄她去學習(unlearn)與教師生活的重構歷程。

鄭曉婷，歷經師範教育制度劇烈的變化，多年前在花蓮教育大學的多元所電子期刊的文章「關係教育」，仍然是有力道的說出了教育的實質，在於關係的發展，而不只是知識的獲得。

今年四月，台灣出版了發展心理學家 Lois Holzman (2015) 所寫的《成長的校園：當代教育模式的基進選擇》。她提出了一個常被提出、卻乏深思的問題：

「為什麼孩子在『街頭是一條龍，上課卻是一條蟲』？」…寫《成長的校園》的過程裡如果要提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不支持發展的環境，老師可以做什麼？」…只要「上課一條龍」永遠意味著 -- 學習、求知、理解 -- 並沒有挑戰到它本體論的根本，某些孩子將永遠是「上課一條蟲」。在我看來，如果只是將學習危機視為一個學習問題 (as an issue of learning)，所持續設計討論和提出的辦法實質上都是以工具主義、認知、個體論為基礎的觀點，我們將會失敗。…我主張，它和求知一點關係也沒有，且是個非知識論的、展演的活動。 P.68

我傳授了知識，學生回報以生命行動認識的演出。在此，我要謝謝我們的學生，並和課程系諸賢分享。



主編 廉兮老師，現為本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包括批判理論與解放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後現代課程理論、實踐取向研究（含行動研究與敘說探究）等。



## 為什麼要我慶祝中華民國百年？

本文作者簡介：Lisin Haluwey，  
爸爸(Umo Foting)是來自花蓮光復鄉馬太鞍部落的孩子，  
媽媽(Haluwey Lisin)是來自太巴塢和砂朥越部落的孩子。  
Lisin 是外婆傳承給我的祝福。  
目前在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念書，  
不過不務學業的時間比較多。

我今年 11 月 12 日就要滿 27 歲了，原運在我出生的那一年開始走上街頭，1984 年原權會成立，海山煤礦災變，各地的原住民族青年發起行動，強烈抗議，要求還我土地、還我姓名、反對雛妓、抗議東埔挖墳、拆吳鳳廟等等數不清的種族歧視，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不公義，讓我們的族人不得不走上街頭！

很多人以為，原運 10 年了，原住民的處境應該有所改變了吧！

對，的確是有，國小時戶口名簿上，我從平地山胞變成原住民。

可是，我在花蓮市區讀國小時，考試一百分，就有漢人同學說我一定是作弊，因為他的爸爸說番仔只會唱歌跳舞，而且你們跳舞搖屁股很噁心耶！雖然我很不服氣，同學也幫腔說我沒有作弊。可是這卻讓我開始討厭跟外婆一起跳舞，因為現在屁股搖一搖的舞被同學說很噁心。

念到吳鳳的課文時，同學都質疑的眼光看著我，我只能低下頭說，我又不是那一族的他們是山地人，老師才急忙的說，現在他們也沒有出草了，因為他們有受教育變文明了！

在發政府好心給原住民學生的文具補助金時，突然一次老師站在講台上說，妳們原住民的爸爸媽媽都把錢拿去喝酒亂花，所以學校直接買文具發給你們，有毛筆、字典、鉛筆盒。可是我媽媽也早就買字典和毛筆給我了，而且我媽媽也沒有拿去喝酒，我那時候覺得心裡怪怪的。台下的其他同學都在笑，我們原住民同學都不敢抬頭，但是那個很愛開玩鬧的同學卻說：黑呀，我爸爸都會酒醉的不會走路，我媽媽就會罵他。(大家哈哈大笑)

但是，我開始討厭當隧道工人的爸爸，因為每次他從台北回來就會跟隔壁的叔叔喝酒，喝醉的時候又要教我跟弟弟罰站，如果給同學看到爸爸喝酒醉怎麼辦？

很多人以為，原運 15 年了，原住民的處境應該有所改變了吧！

我高中讀花女，高一參加暑期輔導，有漢人同學看到我就問說，妳是不是加分進來了？妳們原住民為什麼那麼好有公費又可以加分？我卻說我是靠自己的實力考上的，氣呼呼的說著：我不用加分也一樣可以進花女。但是，同學的質疑，卻讓原住民同學自己分裂，讓我們區分誰是靠實力的，誰是加分的，是誰讓我們原住民丟臉。

老師也會有意無意的說，妳們原住民很多福利要更珍惜，比別人更努力念書。然後同學還會故意說：我真的搞不懂耶原住民考 50 分就及格了，怎麼還會考不及格呀？

高一要選社團的時候，學姐成立的原住民社團穿著傳統服在跳舞，我心想的卻是，為什麼原住民又是在跳舞很 low 耶，於是跑去填了心理研究社。

很多人以為，原運 20 多年了，原住民的處境應該有所改變了吧！

你看看你們有人去當立委，當教授，當醫生，當官，當藝人，而且又有那麼多補助，那麼多的優惠！小孩子念書有公費，考高中考大學都有加分，為什麼還不滿足？

連很多的原住民小孩子年輕人，也覺得現在生活很不錯呀！為什麼要罵政府？為什麼要還我土地？我的 hunghung(族語：同齡友伴)也說，現在的生活不好嗎？

原運 27 年了，過沒多久就要 30 年了

我在花女的高三小學妹，在課堂上被老師公開說，原住民同學段考及格分數才 50 分，怎麼還是考不及格呢？底下同學在笑。學妹跟我說的時候，在哭。

當所謂的原住民升學“優待”辦法的海報在輔導室貼出來的時候，其他的同學又開始質疑，為甚麼原住民可以加分！

有改變甚麼嗎？我真的不知道？ 對，物質生活可能有改變了！可能講出來的話有改變了！（但是，我們卻不會說自己的話了）

對，我們有了好多公務人員、老師、社會菁英！他們有好房子好車子好名聲，但有些人卻把他們孩子帶離開部落和土地。有人說何必花時間學族語，有甚麼用，把時間拿去學英文還比較實在。

然後，我們卻唾棄了，一樣辛苦工作甚至更辛苦的，但是賺不了甚麼錢又沒有社會地位的農人、工人，這些每天勞動的人，而他們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或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爸爸媽媽會說，好好念書不要跟我們一樣做工，可是我們卻離他們、離部落、離土地越來越遠...

我們的心也改變了，我們不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的男女老少那樣，堅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我們反而覺得是部落是落後的，需要改進，需要進步的！

今年原住民委員會舉辦的【原住民大專生返鄉學習與服務】活動，我很榮幸的去當講師跟弟弟妹妹們分享，題目是：部落青年和都市原青如何一起努力，一起為族群發展提供自己的力量。

課程中，我請他們回答，部落青年和都市原青有甚麼不一樣？一個弟弟說，部落青年都是『酒鬼』，都市原青是『讀書人』。而他自己在都市成長，只有逢年過節回到部落，可是他卻對他的族人有這樣的誤解。我想問，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讓他會這樣覺得？

不過，也有其他同學反問他，  
你知道他們平常做甚麼工作嗎？很累，喝一下放輕鬆呀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是辛苦的工作後，休息小喝一杯？  
你以為他們喜歡一直喝酒嗎？等你失業在家你就明白了！  
部落都找不到工作，你以為他們喜歡失業唷？

很多孩子知道自己是原住民，可是到底他們知道的是一個怎樣的原住民內涵？  
有美好歌舞的原住民，沒錯！然後呢？跟別人不一樣...然後呢？

但是到底哪裡不一樣？  
而他又怎樣認同自己的身分呢？

當社會大眾以許多刻板印象質疑或是否認原住民時，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會怎麼說呢？他自己怎麼想呢？  
我們的弟弟妹妹，到底在學校裡學到了什麼？

你問我說，為什麼不慶祝百年國慶？  
我必須誠實的說，這個國家，讓我們的年輕人從小就否定自己，唾棄貧窮，否定分享，唾棄勞動，否定土地，唾棄祖先的路，否定自己是原住民時，我要怎麼跟你一起開心慶祝，這個讓原住民小孩子變成祖先都不認識的，連祖先的話也不會說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中華民國呢？

當然，還是祝福中華民國，能夠早一天看見自己做的事情，  
而從原住民這邊偷走的就是要歸還，知道嗎！

Lisin Haluwey (pangcah 人) 敬上



## 後記



照片裡這個很帥的背影，就是我當隧道工人把我養大的爸爸- Umo Foting，現在還在豐濱鄉的磯崎挖隧道，謝謝我的爸媽讓我能夠像一個 pangcah 長大，現在又像一個 pangcah 和工人的孩子那樣地思考，感謝很多。他很會抓魚很也會打隧道，更會講故事，喜歡煮菜，不過喝酒醉會很囉嗦。

希望這個文章分享給很多年輕人，讓我們一起想，為什麼要有百年國慶日？難道只是為了有放假？還是有煙火？還是有演唱會？

還是，這個中華民國，讓我們每個人刻意忘記自己從哪裡來？又要我們嫌棄自己的出身？

如果說這個國家真的一百年了，是不是可以記取過去一百年所有犯的錯誤，好好的跟每一個人道歉，然後誠心誠意的，邀請所有人來幫助這個國家一起改變，然後我們原住民族應該會願意，用最高等級的外交禮儀歡迎中華民國的領導一起討論島上的發展和生活！



## 新移民教育：與體制的對話與在地實踐

作者：王淑娟，  
東華大學多元所博士生。

### 序言

教育者如何看待新移民的眼光，會決定教育者教育介入的方向，也影響了新移民家庭的發展。如何更敏察自身帶在身上可能不察的眼光，突破自身的限制，帶給自己及他者發展機會；且瞭解體制對人的壓擠，透過對話、行動、再對話、再行動的過程，尋求體制可能的變革，這是新移民教育工作者極為重要的事。

### 壹、認識新移民

#### 一、新移民的定義及在台人數

台灣目前有許多移民者，包括透過婚姻、工作、依親等管道<sup>1</sup>而來到台灣居留乃至定居的人。但這裡所指稱的新移民為而近 20 年來，一群從中國大陸及東南亞透過婚姻來到台灣的移民者，因為人數眾多，因為來自開發中國家而備受關注，最早稱他們為外籍新娘，後來稱呼外籍配偶，目前多以新住民或新移民<sup>2</sup>稱之。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從 1987 年至 2014 年 5 月，這短短 27 年間，新移民人數共計 492,075 人，其中大陸配偶為 332,509 人，外籍配偶為 159,566 人。外籍配偶中依據人數高低的排序，依次為越南籍為 90,026 人，印尼籍為 28,081 人，泰國籍為 8,434 人，菲律賓籍為 7,832 人，柬埔寨籍為 4,278 人。新住民目前以躍升為台灣第五大族群，人數僅次於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族。

#### 二、移動與國家政策

新移民移入台灣，與國家的法令政策及政治、經濟背景及兩國人民的處境息息相關。台灣新移民的起源，係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部份退伍老兵面臨擇偶困境，少數在台灣的東南亞歸僑於是媒介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的婦女，其中尤以華裔貧困婦女佔多數，這些婦女來台最早的已超過 20 年（夏曉鵬，1997）。而我們在實務工作中，發現 1980 年代印尼的排華動亂<sup>3</sup>，加上當年的法令較為寬鬆，讓為數不少的印尼華僑透過觀光名義來到台灣，而與退伍老兵相親婚配。

就政策面而言，大陸配偶方面，1987 年台灣解除解嚴，隨即開放國人赴中國大陸探親，1990 年開放「國軍、台籍人士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返台定居，1992 年公布「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範了大陸配偶來台居留及定居的程序及制度；而外籍配偶方面，1994 年台灣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都加速促成了台灣人民有機會與東南亞人民的互動往來。不管對中國或東南亞而言，政策的開放，促成兩地通婚之有利因素，但有利因素的背後我們仍然要問，台灣的男性為何要遠赴中國及東南亞娶親？而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女子為何又要遠嫁來台？這涉及了兩國人民的能動性，而我們不得不看到交織在兩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及階級的處境。

#### 三、跨國婚姻的樣貌

我們試著描述兩個簡要故事，以讓大家更瞭解跨國婚姻的處境。其一是住在花蓮偏鄉的農村男性老胡，娶越南華僑阿玉的故事。老胡 56 歲才到越南娶了 31 歲的越南華僑阿玉，已結婚 15 年。老胡 1943 年生，現年 71 歲，老胡從小在花蓮老家種田，1950 年代在家鄉種香茅很賺錢，一斤可以賣到 60 元，但後來景氣就不好了，於是 1970 年代北上工作，蓋房子、蓋橋、整修房子，等到農忙時就回來割稻，賺了錢都交給媽媽幫忙生計。也曾在新北市的成衣廠工作過，當年很想交女朋友，也曾相過親，但對方一聽老胡是花蓮偏鄉農家，結婚之後還要幫忙種田，都不願意跟老胡交往。20 年前老胡因為母親生病，兩個弟弟當兵，於是回家鄉照顧母親，1 個月後母親走了，自己就留在家鄉種田。不是農忙時則去打零工，例如：廟會搭台子、鋪柏油等。他說 55 歲那一年仲介拿了一些人結婚的照片及幾位越南小姐的照片，問他有沒有意願娶老婆，於是他到越南娶了阿玉。

另一個故事是嫁給大陸老榮民的阿香。阿香 1961 年生，現年 53 歲，阿香原住於河南省民權縣的鄉下，阿香先生生病過世，

<sup>1</sup> 工作方面：不是所有來台工作者都可申請定居，其中藍領外勞無法因居留而申請身份證，白領外勞則符合條件可申請，規定的條件請參看國籍法第 3 條。依親方面：大陸配偶的父母 70 歲以上或 12 歲以下子女可申請來台依親進而申請定居。外籍配偶的父母或子女則無法來台定居。

<sup>2</sup> 1980 年代稱東南亞籍配偶為外籍新娘，但目前已不用此稱呼，因為帶有歧視的意味，目前政府單位大都稱他們為外籍配偶，但此稱呼仍缺乏主體性，現多稱他們為新移民或新住民。

<sup>3</sup> 對於印尼排華暴動的發生原因，大多數的報導研究均將之歸咎於經濟因素，因為印尼華人雖僅佔總人口的 5%，卻掌控該國 50% 以上的經濟。其次，文化與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助長印尼人反華的情緒，尤其是在 87% 為回教徒的國度，大多數的華人卻並未皈依回教，這被印尼人視為是華人驕傲、不願同化、只想賺印尼人錢的一項重要證據（Liebhold 1998；Paris 1998；Tan 1991）（引自孫采薇，2004：56）



留下 2 個小孩，各為 8 歲及 7 歲，在家鄉的從事賣衣服的工作。2001 年親戚看他一個女人帶著 2 個孩子，要養家又要照顧孩子十分可憐，於是介紹他認識返鄉探親的老林。老林 1934 年生，現年 80 歲。老林 1949 年跟著國民黨來台，後來在村中的某國小當工友，回中國家鄉探親，透過介紹與阿香見面。老林跟阿香說他對家鄉有情感，15 歲就離家，很想在家鄉娶老婆。就這樣阿香跟著老林來到台灣東部村落，兩人一起經營小雜貨店，老林辦了阿香兩個小孩的收養，但只通過了小兒子，2005 年小兒子來台灣一起生活，大女兒偶而來台灣探親，目前正等待申請長期居留。阿香說當年嫁給老林前也在中國相過親，但都嫌她帶著兩個孩子，不然就是希望她再嫁後還能夠為對方生兒育女。但她最後選擇嫁給老一點的老林，就是不想再生育了，且嫁來台灣的生活，還是比在中國農村好過些。老林 2007 年中風，阿香邊看著雜貨店邊照顧他，她說老林在經濟上很照顧他和孩子，只要她照顧好他三餐，老林不太管她，他嫁給老林很自由。

從以上例子，一是我們看到了年輕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拼命賺錢養家的農村子弟，因為地處偏鄉難以尋覓結婚對象而跨國娶親；二為帶著 2 個幼兒困難生活的大陸姊妹的阿香，則是碰上了 1949 年國共戰爭、兩岸隔離後，對家鄉懷有情感的同鄉老林，老夫少妻，兩人互相照顧。從中，我們看到跨國婚姻中當事人的處境，絕非一般人掛在嘴巴上談的緣分而已，而是在兩國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下，當事人能動的選擇。礙於篇幅，以上述兩例讓大家對新民樣貌有所瞭解，但在我們周遭有更多新移民家庭的處境及樣貌，正等著我們去發掘。

## 貳、新移民在台灣碰撞的議題

將近 50 萬新移民，在近 20 年陸續進入台灣，引發政府及人民的極度關切，從中台灣人民也在學習如何對待這麼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以下是近 10 年來，新移民帶給台灣社會的熱烈討論。

### 一、買賣婚姻

一般大眾或學者常將跨國婚姻稱為「買賣婚姻」，而與「戀愛式婚姻」做對比，多採取社會問題導向，將跨國婚姻中的男女雙方視為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大家品頭論足「買賣婚姻」，是指稱它的幾個特性，一是必須花一大筆錢，二是沒經過交往而快速決定結婚的過程，其三是，指稱一方(通常指稱女方)的被買，沒有決定賣或不賣的權力，四是婚姻中交換的性質被凸顯。

常聽到姊妹會抱怨老公對著她說：「你是我花錢買來的」。過去我們在社區工作的伙伴「國際姊妹花」<sup>4</sup>，就笑稱，結婚哪裡不用花錢，也要有聘金吧！我們做過研究，整個跨國婚姻的過程，雖然花費約台幣 20 多萬至 50 萬不等，但實際上娘家拿到的聘金非常有限，甚至只拿到台幣 1 千元，花費最大的是交通、仲介及文件辦理的費用。

再者是，沒有交往、快速做決定的過程，跨國婚姻中的男女雙方不是不願意慢慢交往，而是沒有條件<sup>5</sup>，經濟(出國的旅費)、時間的受限、語言不通，構成了跨國婚姻快速的性質。但雙方互相看對眼後，透過幾天交往過程認識彼此，他們簡明扼要互相約定重要事項，例如：婚後要生 2 個孩子，不能打老婆，不能賭博，要吃素等，我們稱它為「約定式婚姻」<sup>6</sup>。

其三，通常指的是相較於男方，女方對於男方的資訊不對等，有可能受騙。目前的法令，確實不允許女方先來台灣瞭解男方家庭，如果能開放那確實會讓雙方更對等認識彼此家庭。再者是，到底男方挑了女方，女方有沒有說不的權力。當然有說不的權力，在接觸的移民婦女中，許多人是經過多次的被挑但不答應，後來才找到結婚對象的。

其四是婚姻中的交換性質，任何婚姻不諱言都有交換的性質，即使是戀愛式婚姻。而戀愛式的婚姻卻容易用我愛你、你愛我，彼此相愛的說法而將交換性質掩蓋。

### 二、「外籍配偶少生一點」

據報載(中國時報，2004 年 07 月 13 日)，教育部次長周燦德日前在全國教育局長會議，呼籲外籍和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多」，新移民媽媽群起譁然，由多個民間團體串聯組成的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昨天到教育部，高舉「我們不是遲緩兒」、「種族歧視」標語抗議。

該聯盟指出，內政部六月公布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新移民女性子女發展遲緩比例○．一％，

<sup>4</sup>在 2002 年起在新北市的蘆荻社區大學開設「國際家庭方案」時一群陪伴新移民的台灣婦女，我們稱她們為「國際姊妹花」，她們笑稱自己也叫「菜市場姊妹花」，最擅長教姊妹買菜，做日常家務事。

<sup>5</sup>跨國婚姻認識過程各有不同，有透過仲介相親的形式，有些則透過已嫁來台灣親友介紹而認識，正文所談的是最極端的狀況，在 2004 年之前的幾年，雙方認識幾天就可以向駐外館申請依親居留。

<sup>6</sup>這是 2003 年間，在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與一群陪伴新移民的國際姊妹花，大家在研討過程中，發現他們約定的性質而來的命名。



低於國內六歲以下疑似發展遲緩兒比例。

聯盟直指，教育部無視內政部調查，卻引用部分醫療院所偏狹的研究數據，據以認定新移民女性之子因社經背景和文化等差異，易出現發展遲緩，要求「少生一點」，此種種族優越論調，對號稱「人權立國」的台灣是最大諷刺。

廖元豪(2004)更指出：這種由國家依據種族血統身份，劃定特定族群間的優劣順序，然後評判不同種族的生存價值，進而鼓勵或不鼓勵生育的態度，在希特勒的統治經驗後，早已被文明國家拋棄。

楊靜利、黃奕綺、蔡宏政、王香蘋(2012)，指出外籍配偶的生育率不但不高，還低於台灣有偶婦女的生育水準；至於新生兒健康狀況，不論是從死產、體重不足、先天缺陷、早產或是 Apgar 評分的比例來看，她們也沒有比較差，其中死產、體重不足與早產三項指標上的表現甚至於更好。

### 三、越娘有毒

不經證實就說一些危言聳聽的話，其實就在製造對該族群的歧視及恐慌。根據報導(中廣新聞網，2006 年 3 月 31 日)，台聯立委廖本煙懷疑越南新娘身上有毒，請內政部應該進行調查，廖本煙還說，會娶越南新娘的，本身條件就有問題，不該給這些外籍配偶家庭生育補助，以免「劣幣逐良幣」、「好的小孩都生不出來」。廖本煙說，自己前一陣子前往越南考察，發現當地因為越戰時期美軍大量使用化學藥劑，殘餘毒害導致很多畸形的病例。嫁來臺灣的越南新娘，身上有沒有殘毒的問題？政府應該對此進行研究：「如果這些餘毒在新娘的身上，在臺灣生出來的小孩，造成有其他病變，是不是會造成臺灣更多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

針對上述的說法，林口長庚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也表示，就算越戰期間美軍曾使用大量化學藥劑，讓孕婦產下畸形兒，但不是每個地區都遭受污染，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否則照立委的邏輯，台灣有鍋米，豈不是每一個人都鍋中毒。而且戴奧辛在人體內七到八年會慢慢代謝掉，如果不再暴露在戴奧辛污染下，不會有問題，何況越戰距今已經三十五年之久，不會有所謂的餘毒殘留在越南新娘身上。林杰樑也說，一旦身體暴露在戴奧辛的污染下，可能會有肝功能異常、皮膚嚴重長青春痘等症狀，很容易被診斷，實在不必這樣窮擔心。(中廣新聞網，2006 年 4 月 4 日)

「王增勇博士指出，越戰給越南人民帶來的貧窮以及落葉劑帶來的飢荒，比戰爭本身的傷害更可怕：「在田野調查時，我問越南的外科醫師，越南兒童是否因為戴奧辛的關係，造成這麼多畸形兒？那位外科醫師以他十幾年的行醫經驗說，他不確定其中是否有因果相關，但可以肯定的是，貧窮讓越南的畸形兒童和殘障兒童非常多。化學藥劑的確造成越南人民的苦痛，但是後續的經濟剝削、美國對越南二十年的經濟制裁，都讓越南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傷害！」」(中廣新聞網，2006 年 4 月 5 日)

### 四、回印尼當野蠻人

根據報導(蘋果日報，2010 年 1 月 12 日)，高雄縣林園鄉林園高中國中部教師洪文裕在管教學生時，竟因該名學生母親是來自印尼的新移民而說出「妳是野蠻人啊？妳寒假要與媽媽回印尼，妳就滾回去印尼當野蠻人！」

其實這樣歧視性的言語，不只在該老師身上，包括一般人也會對著中國姊妹說大陸妹，還說菜市場很便宜的菜就叫大陸妹啊；或直呼越南姊妹叫或越南仔。

我們認為一般對新移民的歧視，是認為他們來自貧窮落後的國家，自認為台灣比較先進。看人的眼光侷限在「國家的經濟力」單一視野，但卻沒有要深入瞭解何以越南、柬埔寨這麼貧窮，它們經過殖民、經過戰亂的慘烈。而不要自以為是的認為我優他劣，懷有種族優越感，應該更擴展自身的世界觀，認識帶在他們身上豐厚的政治、歷史及文化。

### 五、禁止外配捐母乳

根據報導(中國時報，2012 年 5 月 26 日)，緬甸華僑黃太太，本月中旬要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母乳庫捐乳，前一天卻接獲院方來電，以「母乳庫只接受台灣出生的媽媽母乳，不接受其他國家」為由拒絕，讓黃太太的善心被澆了一大盆冷水，自尊心受損，不滿為何捐贈母乳反遭歧視。北市聯醫婦幼院區在九十三年成立全國第一座母乳庫，供給早產、重症或母親罹患傳染病的新生兒。近五年母乳捐贈者已達一一七五人，共捐出九百多萬 CC。

接著亦有報導指出(中時電子報，2012 年 5 月 30 日)，衛生局說，任何體液都有傳染風險，加上擔心語言隔閡，才將外籍媽媽拒於門外，絕對沒有歧視問題。無線衛星電視台(2012 年 5 月 25 日)新聞報導，北市聯醫小兒科主任方麗容表示：「因為接受(母乳捐贈)的孩子，還是以台灣的孩子為主，我不知道社會觀感還是怎麼樣子。」

看到上述報導不知你認為是不是歧視問題？如果是美國、日本，歐美國家來捐母乳，該母乳庫不知道會不會拒絕？如果擔



心傳染病問題，醫院都會進行篩檢，而不會因國籍而篩檢不到。擔心社會觀感到底是什麼？我們認為底下有一個非我族群的焦慮，深怕喝了東南亞籍母親的奶，身體得到異族的滋養，孩子的血液就有不同的成分吧！

## 六、 台灣之子流落湄公河畔

商業周刊在第 917 期(2005 年 6 月 20 號)內容宣稱，利用半年的調查，發現有三千名「湄公河畔的台灣囡仔」流落異鄉。此外，其報導指出越南當地報紙揭露 2004 年三月，越南第一大報《公安報》報導：「兩千名與台灣人結婚的永隆省女子所生下的子女，成為社會重擔。」。同年十月，越南《青年報》又報導：「同塔省有五百名台灣之子，都是媽媽帶回來給外婆帶，...」。今年二月，駐胡志明市台辦處也對國內媒體表示，「已至少有三千個台越混血兒流落越南。」

這篇報導的主要目的是募款，希望在越南當地設立中文學校，讓孩童學習中文，以利孩子回台灣可以銜接國小教育。我們拿這篇報導給一位台灣朋友看，她馬上告訴我們「台灣之子怎能流落越南，很可憐」。我們跟她說孩子是台灣之子，不也是越南之子嗎？越南之子難道不能在越南長大嗎？跨國婚姻的優勢即為學習兩種語言的便利性。莊雲鳳(2009)指出，再者有些是因為勞動父母為了經濟的節約而來的跨國托嬰而非流落他鄉。我們認為這些孩子未來會繼續留在越南長大，還是回台灣讀小學，都有待父母做決定。但是，異國婚姻所生的孩子，請給他多種身份認同，在湄公河畔不是流落，而是在外婆家成長。

## 參、 台灣當前重要的新移民教育政策及評析

新移民人數不斷地急速增加，內政部及教育部為國內提供新移民教育的兩個主責單位，以下為其所制訂的相關政策。

### 一、 內政部方面

內政部於 1999 年 12 月訂頒「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sup>7</sup>，輔導、協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2003 年推動及增修「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出 8 大重點，包括：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傳等。

依行政院 2004 年 7 月 28 日會議指示「籌措專門照顧外籍配偶之基金」，特自 2005 年度起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 10 年籌措 30 億元，即每年籌編 3 億元，以附屬單位基金之方式設立於內政部，以進一步強化新移民體系、推動整體照顧輔導服務，成為近 10 年來新移民輔導的重要經費來源。

內政部召集及規劃共有五十項的具體措施，結合了教育部、外交部...等九個中央單位及各縣市政府等機關共同辦理此相關輔導政策；每年逐一修訂並新增辦理項目，至 2006 年時，已多達 12 個中央單位共同辦理這個輔導措施；2007 年 1 月 2 日成立入出國及移民署，成為處理入出國及移民的專責機構。

2012 年 9 月開始在全國推動「新住民火炬計畫」，目前仍在實施中。中央由內政部及教育部主責，結合在地的新住民重點學校<sup>8</sup>及民間單位，一起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之照顧及輔導。

### 二、 教育部方面

新移民進入教育系統就讀，其根據是 1999 年 1 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下達 21 縣市政府「可受理外籍新娘就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截至目前仍實施中。教育部要求各縣市在 2003 年起招生開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的外籍配偶專班，成教班係屬臨時計畫性質，依據為「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教育部，2003)，其目的在「培養失學國民具有聽、說、讀、寫、算能力，以充實基本生活知能，提高教育程度」。

2005 年起推動「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以「牽手.學習.在台灣，文化.交流.一家親」為主軸，除提供新移民學習資源外，也希望引導國人欣賞新移民母國文化。但此計畫於 2008 年結束後新移民教育回歸成人基本教育。

### 三、 政策及實施現況評析

內政部及教育部的相關政策及措施都顯示出政府對於新移民及子女的重視，但從一些學者的研究及我們實務經驗中，也都察覺到許多待檢討之處：

<sup>7</sup> 此計畫後來更名為「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經過 3 次修訂，目前仍在實施中。

<sup>8</sup> 所謂重點學校是新移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 名或超過十分之一比例者稱之，為火炬計畫的主要推動對象。



先談火炬計畫。該計畫是目前內政部結合教育部，透過學校系統推動的計畫，希望各地新住民重點學校執行 20 萬或 40 萬或 60 萬的分項計畫，內包含 9-11 項子方案，但必須辦理其中 7-9 項子方案，這些子方案包括：火炬計畫執行工作小組工作坊、家庭關懷訪視、新住民簡易母語學習、遴聘臨時酬勞人員、其他創意作為、多元文化幸福講座、新住民輔導志工培訓、親子生活體驗營、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活動、創意家譜競賽、美食競賽等。方案分為必須辦理的共同項目及可選擇的項目 2 類，可選擇項目則可以 6 項選 3 項或 4 項選 2 項。

本文作者王淑娟走訪花蓮多所學校，發現其中有待討論之處為每所學校只能申請固定金額的方案，無法依學校考量申請 1 項或幾項子方案。依目前規定，每所重點學校只能選擇 20 萬或 40 萬或 60 萬固定金額的方案且項目也由中央規定，此種由上而下套餐式的方案設計及要求執行的方式，並沒有顧及到在地學校與新移民家庭關係發展的階段性及各校新移民家庭的工作重點的差異；再則是有些偏鄉小學校，學生人數本來就少，雖然新移民子女人數所佔比率高，但新移民子女人數少，要辦理多項子方案有其困難度。其三是，在花蓮偏鄉一所學校發現，然其學校新移民子女數多，但比校內的原住民孩童家庭的條件好，當在校內辦這麼多新移民家庭活動時，又不能只辦一兩項活動時，引發比新移民孩童條件更差的家庭反彈，條件好資源給那麼多，條件不好卻沒資源，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這也呈現出依「新移民家庭」作為類別給資源的方式。不論家庭處境、社經條件，只要是你是新移民就通通有獎的政策及作為(包括：家訪、參加活動、擔任志工等)，很值得檢討。

其二是新移民教育方向。1999 年起，教育部以原有針對國人的識字系統的「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接引新移民進入學習系統。何青蓉、丘愛鈴(2009)指出，「新移民教育的功能就在於生活適應。教育部將重點放在提升新移民語言能力，將新移民教育納入成教班當中，目標在使其適應在台生活，並有助於教養子女。」

在 2008 年底以前，我國新移民教育政策的實施依據為：「教育部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教育部，2006)，教育部在 2005-2008 年推動「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試圖發展多元文化教育，但新移民教育的學習重點乃放在以識字、生活適應，增進溝通及家庭教養能力，看不出深刻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何青蓉、丘愛鈴，2009)。

隨著該計畫的實施期程（2005-2008 年）之結束，教育部並未研擬任何新的政策。從 2009 年之後新移民教育與成人基本(識字)教育合流，從此新移民教育回歸一般教育體系當中。其中，值得被討論的是，難道新移民教育和成人基本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解決新移民不識字的問題及增加溝通能力？<sup>9</sup>

劉金山、林彩碧(2008：35)指出，「儘管政府機關與民間界開始挹注大量資源在外籍配偶課程之開設，但受惠的外籍配偶仍在少數，原因在於多數的開設課程大多著重於識字教學與生活知能之傳達與教導，缺乏外籍配偶所需之主體性與渴望被認同之文化觀。」

林美和（2003）研究指出，台灣現階段之外籍配偶相關課程，在學習基本中文應對生活適應的基本生存維護，其空間上尚稱滿足，但如何增強外籍配偶之自尊與自信，符應真正公平正義的生活與存在權，有賴大家一同來思索。

## 肆、新移民教育論述

新移民的教育議題，是所有投入新移民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所關切的議題。而教育者如何看待新移民及如何看待新移民與台灣社會的關係，會決定你如何進行教育工作。

### 一、發展以新移民家庭為主體的知識

只要你翻閱外籍配偶的文獻資料，你會看到林林總總新移民的問題剖析，常列舉出：婚姻價值扭曲(張芳全，2007)、語言問題、生活適應問題、就業問題(張淨善，2005)、婚姻暴力問題(顏錦珠，2002)、夫妻溝通問題、子女教養問題(王筱雲，2005)，新台灣之子學習問題(盧秀芳，2004)。上述研究也多集中在困境及問題的描述，當然這可以刺激研擬政策者或從事新移民工作者，更重視此一問題。但是，單單使用「標籤化」及「問題化」新移民家庭的方式，往往看不到作用在家庭內外的力道及當事者自主對抗困局的力量，而只造成更多的歧視。我們需要的是瞭解的視野，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套以當事者為主體的知識。

長期從事勞工家庭教育工作的夏林清(2011：23)指出，「如果我們研究勞工家庭的目的，是希望協助勞工家庭或成員增進自己對問題的了解，並採取有效行動以改變問題的情境，那麼我們對家庭內部與外部各種作用力量，在問題形成歷程中所發生的作用，特別是這些因素，如何透過家庭關係模式的運作，影響成員意識與行動的作用歷程，就不能不仔細瞭解了。... 我所採取

<sup>9</sup>在「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中明確說明有兩個目的：1. 培養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具有聽、說、讀、寫、算能力，以充實基本生活知能。2. 增進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之語文溝通能力，拓展人際關係，融入現代社會環境，提升生活品質。



的一個對知識的立場是實踐取向的（praxis-oriented）；也就是說，我們研究勞工家庭經驗的目的，是希望能生產出尊重勞工家庭成員主體性的知識，以協助勞工家庭成員能理解自己的處境，並採取有意識的行動挑戰自己以及有問題的情境。」

## 二、大熔爐和沙拉拼盤

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美國官方或民間習慣將美國社會比喻為「大熔爐」(The Melting Pot)，強調整體社會、文化的和諧，因此，學校教育即是在提供學習主流文化的機會，藉以培養良好的公民，而所謂主流文化即白人基督教文化，一切以白人文化當作典範。湯梅英(2000)指出，後來「大熔爐」之說普遍受到質疑，「沙拉拼盤」(Salad Bar)的說法取而代之，強調主流文化並沒有同化異文化，也不能消泯族群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衝突。美國社會其實正如一盤生菜沙拉，並未調和。... 多元文化教育自然不是只強調多元和差異，而是重新審視各種傳統文化，珍視少數族群的貢獻及其文化遺產。

如果你是一位秉持著「大熔爐」理念的教育工作者，當新移民來到你面前，很自然地你會告訴她什麼是台灣文化，以台灣主流文化為依歸，教她如何快速適應台灣文化，而視母國文化為融入新文化的阻礙，儘可能拋諸腦後；當你所持著是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概念，像是沙拉拼盤中，每一種食材相交融，但都保有它自身的主體；亦即新移民帶著自身母國文化與台灣主流文化平等地交流。共享對方過去歷史，共創雙方未來歷史。

## 三、Freire 的解放教育哲學

巴西著名的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 Freire)，是 1940 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重要的推動者。他企圖透過教育解放那些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他重新定義識字教育的概念並賦予政治化意涵，將教育視為解放人類的方式。

方永泉(2003)提及，「弗雷勒及其團隊成功的祕訣，在於他們不僅是去教導那些農民讀寫的技巧，而是透過閱讀書寫的知識，提昇貧苦大眾的政治參與的能力及程度。當這些農民開始識字以後，他們原有的被動性與宿命感就開始動搖，他們不再默默地接受自己的現況，...。」Freire 的解放教育顛覆了將「文盲」視為社會疾病，需要有識者救治的觀點，拒絕將文字變成傳輸「適應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accomodation)以及強化「沈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的工具(Freire 1985：9)。

Freire(1970)提及，沒有人能教別人，也沒有人能教自己，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彼此教導。Freire 特別強調「對話」。他認為教師和學生在一個互為主體的創造性對話情境（mutually created dialogue）中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所有參與教育的人（教師及學生）都能被「賦權」(empower)。被賦權的師生們，在這樣一個好探究的社會中（questioning society），能將既存的（existing）或被視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的事物問題化(problematize)。這樣批判的方法，能使學生不至陷入沈默(silence)及政治的異化（political alienation）。漸漸的，傳統的課堂（classrooms）就會終死，取代之的是一個人性化（humanize）及解放（liberate）的對話情境。

Freire 認為「識字」是一種批判意識的覺醒與人性解放的過程，其功能是藉由「識字」賦予學習者與他人、社會及世界對話的力量（王秋絨，1995：22）。教育做為一種對自身及所處環境擁有批判的意識及改變世界的動力。

## 伍、一個實踐案例：開啟以識字為起點的生活政治教育工作

心理劇與社會劇的創始者 Moreno Jacob 在他的自傳中提及了他與 Freud 的相遇及差異：「我參加了一個弗洛伊德的演講。他剛剛完成了一個分析的心靈感應夢。我在中間離席，他挑出我離開的行動，問我，我在做什麼。我回答，好吧，弗洛伊德博士，我在離開你的地方，開始了我自己的起點。您在你人工設置的辦公室滿足了人們。我在街上，在家裡，在他們的自然環境中見到他們」(夏林清，2012：237)。如同 Moreno Jacob，本文作者王淑娟將心理學專業用之於社區教育近十餘年，2010 年從北部都會區移居到花蓮讀書與工作。以下案例出自於她在花蓮發展新移民家庭與社區教育的社會處境與教育對話。她說：

在從事社區教育工作近 10 餘年<sup>10</sup>後，2010 年我(王淑娟)<sup>11</sup>來到花蓮讀書，一路尋找可以工作的據點，2013 年我選擇落腳吉安鄉鄉村型的小村落啟動新移民家庭的社區教育工作<sup>12</sup>。

會選擇在社區工作，基於過去的工作經驗，我深知一場諮商晤談，一門課程對新移民家庭<sup>13</sup>的影響有限，我得結合課程、家

<sup>10</sup>2002 年在新北市的蘆荻社區大學開設「越洋媳婦中文成長班」，我開始接觸新移民。2005 年我到新北市社會局擔任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督導，2006 年 11 月 5 日移民工作者催化了資深的新移民家庭一同成立「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在新北市三重及高雄市鳳山設立據點，我擔任執行秘書。2010 年到花蓮後我把新移民的工作場域轉往花蓮。

<sup>11</sup> 在這一小節中的我，指的是作者之一王淑娟。

<sup>12</sup> 我在花蓮吉安鄉設立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花蓮據點。

<sup>13</sup> 我過去擔任過性諮商治療的工作，也在蘆荻社區大學開過與女性及新移民相關課程。



庭及社區工作，走進基層踏進門戶，才能創造人們的發展及轉變。

選擇吉安鄉靠中央山脈的農村型社區，緣起於我聽聞這裡住著許多新移民。實地瞭解之後，發現過去她們若要有學習(識字)的機會，都必須騎車或由家人接送，穿過人口稀少夜間光線昏暗的農田，來到吉安東區的國小或更遠一些來到花蓮市區，因為路程較遠、擔心夜間安全的因素，乃至學習之路被受阻攔。

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落地，社區的人不認識我，我尋求跟當地小學合作，校長也十分支持，新移民媽媽好，小孩才會好，且願意開放學校場地讓社區民眾使用，後來該學校一位老師也願意跟我一同教學。有了場地、有了老師，我得找人來上課，我到街上挨家挨戶找人，一位熱心的越南姊妹帶我到他們正在聚會的地方，我跟他們介紹自己及介紹課程。雖然他們不認識我、不信任我，但想要學習的動力，還是讓她們想來上課。就這樣，透過新移民姊妹彼此間的介紹，加上國小的管道找到 6 位，班上共計來了 30 位新移民，其中有 1 名中國大陸，3 名印尼，1 名菲律賓，1 名馬來西亞，其餘 24 名皆是越南。這樣的人數其實已經超過了原本預期。

我設定課程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識字的過程，增強他們在台生活能力，並能對生活議題具有批判反思能力，起而行動試圖改變。

設計上，規劃 3 小時中，一半時間上中文，一半時間進行討論課。教注音、中文及進行生活議題討論。課程不是事先設計好的套裝課程，而是採過程取向，隨著姊妹碰到的生活議題而進行調整。

剛開始先以姊妹的家庭及工作做為討論的重點，我判斷家庭及工作為姊妹生活的重心，由此切入，更知道他們的關心及可能的困境。才上課一週後，我則被姊妹找去家中聚餐，阿美開始跟我敘述她嫁來台灣後先生不斷喝酒，酒後叫小朋友罰站，酒後打她的經驗。她邊描述，我問她，她老公的工作及生活狀況，試圖要她看到身旁這個男人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是只對新移民工作，而是對整個家庭工作，包括老公及婆婆等成員工作。我也開始接觸她們的老公，瞭解老公的處境，時而介入他們衝突之中，而讓他們有所對話，但這並非一時之間就可以做到的事，而需要長期陪伴的歷程。我會把介入家庭工作的體悟，回來在課程中進行討論，用過去我接觸過的案例，讓姊妹透過思考別人的經驗，反觀自己及理解身旁的老公。而老公沒有在課堂中，我則找機會到龍鬚菜園裡跟他一道採菜，創造對話及瞭解的情境。

2013 年 5 月間，南華村發生家狗咬傷放學中的孩童事件，姊妹們在課堂中間休息時間竊竊私語，原來有一名姊妹之前也曾被該狗咬傷，而賠醫藥費了事。我立刻調整課程，針對該事件進行討論。最後，幾位同學願意跟我一道去找村長，並邀約曾擔任補狗大隊的一名姊妹的老公來跟大家討論，花蓮對於流浪狗的處理流程、當碰到家狗不綁鎖鍊及狗破壞農作物時該如何處理，讓大家知覺清潔隊捕狗、安樂死並不是一條可行之路。藉由社區發生的實例，推進討論、行動、再討論、再行動的過程，將生活的議題化做實際行動，進而更敏察這個議題及願意以行動做改變。

另一被討論的生活議題是蘇花改<sup>14</sup>議題。源於談論姊妹的工作時，種龍鬚菜的阿和說當遇到颱風時，蘇花公路斷了，龍鬚菜就要走南迴公路來運送，運費因此提高，他們寄望蘇花改可以解決龍鬚菜運送的問題。後來，我邀約此議題有深入研究的老師和我一道跟他們討論蘇花改的議題。獲得結論是，即使蘇花改完工，顧及安全問題大卡車還是必須走原來蘇花公路。但大家進一步思考，有沒有可能用鐵路運輸及卻也發現花蓮的大賣場卻賣著西部運來的菜，姊妹說，東部菜北運，西部菜東運，這麼耗費能源，能不能更環保一點，能有一些菜在花蓮賣場就地銷售。這是探索此議題後更清晰的結論。雖然此議題牽涉範圍龐大，沒有後續行動。但，這種由他們生活經驗出發，而來的公共議題討論，實屬不易。

課程延續近一年，我們討論過不少議題，包括：夫妻關係、親子議題、新移民法律的問題等，都是希望透過切身議題，進而關照到大社會的標籤作用，國家制度的問題。

2013 年初，政府辦理一場以新移民家庭為對象的尾牙聚餐表演會，協會花蓮據點受邀參加演出。參加完後，姊妹們對主持人的發言很是生氣。當天我們共準備了 2 個節目，一首是大人(姊妹們)唱「我從越南來」<sup>15</sup>，另一首是小孩唱「恭喜恭喜」。因為我從越南來曲調有點悲傷，當歌唱完了，主持人拿起主持棒說：「唱完了，這首歌怎麼這麼可憐啊！誰人知、流淚，一點都不流淚，你們會流淚嗎？(台下有人說會，有人說不會。)這首歌做得不好，下次不要唱，怎麼會流淚呢！誰人知，應該是快樂誰人

<sup>14</sup> 全名是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sup>15</sup> 這首歌是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與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合作出版的「跨海牽手」專輯內的一首歌，描寫姊妹來台後思念家鄉的情感。歌詞為：「我從越南來，過山過海到台灣來，在遙遠一個地方，那裡是我的家鄉，有我的親人，有我美麗的回憶。小時不懂事，不會珍惜父母身旁--幸福、快樂、日子。遠嫁來台灣，才知思鄉之情，思念父母，哼著家鄉的歌謠--Ho ,o···, Chông gân không lây, ãi lây chông xa mai sau cha yêu mẹ già, bát cơm đôi đũa, Ho ,o··· , bát cơm đôi đũa, kỳ trà ai dâng (中文翻譯：近娘家不嫁要遠嫁，父母年老飯菜水茶，早晚誰來負擔)。讓我感到孤單，不知不覺流下眼淚，有哭笑、有苦樂，誰人知。」



知，大家都知。」接著問姊妹：「開不開心」，姊妹表情尷尬勉強地答：「開心。」主持人接著又說：「你看唱這首歌會想到家裡，眼眶都紅了，只是想家啊，但在這邊要唱開心的歌啦，每個眼眶都紅通通，害我都不好意思上台」。接著主持人介紹小朋友出場，看到小朋友胖嘟嘟，主持人對著小朋友說：「吃得胖嘟嘟怎麼辦，縮小腹，縣長根本不用補助啦，吃得好、養得好，頭好又壯壯，對不對，營養午餐吃得這麼好」。

姊妹很生氣主持人的那番話語，在隔幾天後協會召開的檢討會中表達了她們的憤怒，大家醞釀著之後應該有所行動。在 4 月中旬一次新住民據點的會議中，幾個姊妹對著據點的工作者及政府行政人員表達不滿，希望下次不要再找這樣的主持人。姊妹說，我們沒有拿一毛錢補助，我們小孩長得好，完全是我們辛苦種龍鬚菜、慢慢存錢、養小孩的，請不要說我們拿政府補助；我的小孩那麼小才四歲，也沒吃過營養午餐。另一個姊妹說，我們唱我從越南來，有我們想家的情緒，我們唱完後，主持人馬上跟我們說以後不要唱那首歌，他一點都不能體會我們在台灣的辛苦。不能體會也就算了，可以下台問問我們，怎麼叫我們不要唱。

現場有一、兩位據點的工作者，很支持姊妹勇於表達，但政府人員當然有些尷尬。對姊妹而言，她們勇於發聲了，在一個公眾場合中，對著台灣人及政府官員表達他們的意見，這是她們以往沒有過的經驗。

這是一個剛起步不久的實踐。我在課程中、在活動中、在日常生活接觸他們(包括他的家人)，隨時想著如何深入對話和觸發行動改變的可能。

## 陸、 參考文獻

王秋絨（1995）。弗雷勒教育模式在社區教育的運用實例評析。成人教育，25，20-24。

王筱雲（2005）。以生態學觀點看外籍配偶家庭子女教養問題。網路社會學通訊，50。

方永泉（譯）（2003）。P. Freire 著。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臺北市：巨流。

何青蓉（1994）。從識字教育內涵檢視我國識字教育的發展。成人教育，21，44-51。

何青蓉（2003）。跨國婚姻移民教育初探--從一些思考陷阱談起。成人教育，75，2-10。

林美和（2003）。女性心理學研究及其在教學上的意義。台北：心理出版社。

丘愛鈴、何青蓉(2009)。我國新移民識讀教育政策之問題評析與前瞻。教育與社會研究，18，1-31。

楊靜利、黃奕綺、蔡宏政、王香蘋(2012)，台灣外籍配偶與本籍配偶的生育數量與品質。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1，83-120

林月鳳、周慧玲(2007)。新住民教育—東南亞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識字教育之研究。研習資訊，24:6，125-137

莊雲鳳(2009)。「流落」或「托育」？：越南湄公河畔新台灣之子社會化過程之研究。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芳全(2007)。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張淨善（2005）。外籍及大陸籍配偶就業歷程:以台中市、彰化縣照顧服務產業之居家服務員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玄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碩士班。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市，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市，唐山出版社。

劉金山、林彩碧(2008)。從「識字」到「增能」--外籍配偶課程規劃之合理模式。學校行政，54，33-43。

盧秀芳（2004）。在台外籍新娘子女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班。

顏錦珠（2002）。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陳英傑(2006)。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政策之分析。學校行政，42。

孫采薇(2004)。政策.制度與族群關係。亞太研究論壇，24，56-91。

Freire,Paulo,(1985)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culture,power and Liberation.Translated by Donaldo Macedo, Granby,MA: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廖元豪(2004)。外籍配偶少生些？虧您說得出口！。台灣法律網。2014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61510&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30193](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61510&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30193)

湯梅英(2000 年 12 月)。多元文化教育。教育大辭書。2014 年 7 月 24 日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727/>

立院立法委員竟公然歧視弱勢(2006 年 3 月 31 日)。中廣新聞網。取自 <http://blog.udn.com/iyumo/222831>

越娘即使化劑污染 七到八年早已代謝(2006 年 4 月 4 日)。中廣新聞網。取自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2725](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2725)



充滿歧視的言論比戴奧辛更可怕(2006 年 4 月 5 日)。中廣新聞網。取自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2725](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2725)  
林錫淵 (民 99 年 3 月 9 日)。「野蠻人 與妳媽滾回印尼」 惡師竟說開玩笑 女學生受辱割腕自殘。取自  
<http://www.tpcta.org.tw:8080/forum/showthread.php?t=9354>  
新移民的母乳【都會時評】(2012 年 5 月 30 日)。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405](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405)  
蘇瑋璇、邱俐穎(2012/5/26)。捐母乳限 MIT 外籍媽很受傷。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405](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405)

## 附錄



圖一：淑娟藉著選舉，帶著新移民姊妹與社區老人互動，認識越南、印尼。



圖二：新移民家庭畫出亞洲地圖。





圖三：新移民大人小孩社區共學。



## 混在生活的真實處境中：一位國小教師的行動探究

作者：黃梨君，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所碩士。

你在看我嗎？我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好學生好老師好女兒好朋友  
「混」！！！混日子？混口飯吃？混論文？…  
怎麼可能嘛！…千萬別搞錯…  
「混」好不好玩呢？！但一切也別太早下定論…

### 壹、前言

這是一個關於跨越、理解、看見與行動的省思與分享。

身為一位國小教師的我，在擔任初任教師的前幾年，遇上了許多的不解和困惑。在學校內面對著教學生活的反覆單調，想要解決學生的各種狀況與問題，卻無能為力，我關在自己的課室內「工作」，甚至是想逃離，卻逃不掉。這不只是我個人的單一情形，想必大多數的教師生態也是如此。

從自我生命故事的書寫出發，重新去認識自己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去理解自己身上看待事物的理所當然從何而來，這樣的學習，開展多元的角度看待許多事物。學習的過程中的碰撞、不舒服與沮喪是有的，但是都在這一步一步緩慢的過程中省思、探尋與釐清。

也許我們都應該需要再去重新思考「老師」這份工作的意義是什麼？我想要當一個怎麼樣的「老師」？還是他人如何看「老師」的這個角色？而這些都不能只是在腦袋裡空想，這些需要直接的走進我們的教學田野中，去看去聽去說去玩去行動實踐的。面對教學生活的凝滯和困惑，從家訪的方式出發去認識他們的生活，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相遇，開啟不同的視野，發展不同於課室內的人我關係，發揮所長從教學上著手改變。

這樣轉變的歷程放置在公共對話的空間中，是將你我的經驗創造出場的機會。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處境和位置，我的故事一定不是你的故事，但在經驗交流的公共對話中，相互傾聽與學習，也許我們都能被對方經驗的某一部份而觸動、感動和影響，但…最重要的是，請先走出課室無形的圍籬。

### 貳、一個菜鳥老師的真實處境與看不見

#### 一、三好的教職工作

與學士後教育學分師資班考試拼鬥了四年後，順利的念完學分，接著實習再來到了花蓮謀得一個正式合格教師的缺，這樣如此的順利，也是如此的苦盡甘來，彷彿是美夢成真了啊！而那樣的美夢成真的情緒多半是因為我終於不負家人的期盼考上了，另一個情緒則是我從考試中解脫了，我自由了，對於當上老師和來到花蓮大多是這樣快樂的和期待的。

但也意味著還未認真面對與思考「教師」這份工作。

因為在這個鄉間小學，比起他人，我有一份好薪水、好穩定、好環境的三好工作，那還有什麼不滿足和不舒服啊！？

#### 二、老師的真實生活樣貌

##### （一）教學工作的單調、繁瑣、壓迫

教學變成例公事了，每日的生活就是上課、下課、改作業、處理學生的狀況。在教學生活中，時間常常不夠用，人是緊繃的，也沒有生病的權利。教學內容的不變也形成另一種工作的枯燥。寫生字、批改、訂正…總是會想，難道我的一輩子就是這樣的生活嗎？

再加上因為教學工作的自我要求，於是我很不快樂，絕大部份的情緒是很低潮的。我認為孩子學不會是因為我教不好。我也擔心孩子上了中年級，學業跟不上別人，接班的老師也會覺得低年級的基礎未打好。於是我很貪心的，想要把每個孩子帶起來，但是還是教不會，除了為什麼教不會的無力，還有對於自己能力不足的自責。我是一個找不到方法的老師。



## （二）對於學生與家長處境的不理解

在我任教的小鎮，是一個年輕人力外移的客家小鎮，也較易產生了年輕人外出工作賺錢，形成學生家庭是隔代教養的狀況，當然也是原漢融合的社區，也有著單親、新移民家庭的各種狀況。學期中我必需面對有些孩子無法準時、無法完全繳交學雜費用、營養午餐費用和其它費用。在催繳學費的過程中，與家長是有衝突的，而這樣的衝突多半是來自於我的理所當然，還總認為「不是你生的嗎？你就要負責養」，繳不出學費是你這個家庭的事。這樣的邏輯背後也認定：我一個老師的工作就是教書啊！其它的關我什麼事！而且我是老師耶，又不是討債集團。

而在台北或是都會型學校，低年級學生上半天班，就是放學回家了，如果家中大人都上班，又無人照顧，就去上安親班吧！但是這裡的孩子這裡的家長，他們是跟我喊著回家作業不會寫，可不可以留在學校寫完再回家。或是家中沒有大人，可不可以留在學校跟著高年級的哥哥姐姐一同放學回家。這裡的家長在做什麼，都不用為學生的學習負責嗎？

對於他們，我全是困惑、責怪。

## 三、凝滯的生活

從一開始的自以為美夢成真、滿心愉悅到現在的疲乏和無力。教學的枯燥無聊，一成不變，一日我蹲著正準備拿教具時，看著眼前的教學內容發著呆我哭了起來：難道我要這樣過一生？又不理解學生和學生家庭的狀況，面對學校體制內教師受到的要求和看待，於是感受到一些在這個教學現場上、在這樣的社會位置上、人際關係相處、社會價值既有規範所給教師的壓迫、困惑、無力、無奈和對於「自己」的思考。

因為這些困惑和感受，就愈來愈覺得自己被困在一灘死水中，好像快要窒息而不能動了。可是我卻不知道為什麼？又告訴自己不能失去那個熱情！不是美夢成真了嗎？為什麼好像愈來愈多我說不出來的難受？我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到底要怎麼過日子？我到底應該如何「做一位老師」？好像怎麼做都不對？到底該怎麼辦？

進入研究所進修，只是因為害怕這樣一成不變的生活，害怕關在自己教室內不知長進，而當時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是預想著研究所能幫我解決我的問題，當時的自己，只是要找一個出口，做一個行動，就這樣進入了多元所。

## 參、自己的故事開始

### 一、敘說與行動研究的相遇

#### （一）敘說你我的故事

「當故事被看見、聽見，就會帶來無形的力量」（吳熙琄，2010）。故事是一個體悟一個人的生命、覺解一個人的生命、尋找自己生命智慧最初的方式。。而當我想要了解自己或是我的學生們，各自在生活中的位置，所以每個人的聲音、獨特經驗和觀點，都要從故事中聽見和看見。

每個故事都是自己的生命經驗，每個人的生命也是自己的故事，這些生命故事被收集使用或分析，也就是敘事研究，它可以是研究的目的，也可以作為研究的工具（林美珠，2000）。當我們說和聽故事時，在敘說中都包含了說者和聽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的關係，也是說者和聽者所了解的現實社會世界（林美珠，2000）。所以敘說的方式而產出的知識是一種處理、面對生活的學問，也應該是理解、建構生命經驗的方法。

書寫的過程也是困難的，書寫常常到了最後會卡住，是因為我總是想要改變問題和找到解決的方式，但是也常常事與願違。有時在思考這些關係的時候，免不了又進入一個泥淖，我總是想要去「解決」每一個問題，我總是問…那怎麼辦？那又能怎樣？這樣急著想要解決問題的我，從來沒有看見問題背後的關係和脈絡。

敘說就是呈現與了解經驗的最好方法。寫下來對我而言是有幫助的，書寫成為一種可見的紀錄，它幫助我可以翻閱與檢閱我的過程。也透過書寫再去做經驗的整理。鄭曉婷（2006）論文「行走中的認識-活化生命的書寫行動」的摘要第一句：我們不一定能在經驗中學習，除非能夠正視它。

也許暴露自己有時候像是讓自己無助地面對家人、朋友、同事或是陌生人的批判凝視。如果可以踩在邊緣的地位，反而可以比別人看到更邊緣，更了解底層的心聲，了解其需要和問題。藉此向他人學習和開創異文化了解，相遇而進入，傾聽他人的生活經驗和脈絡。

從敘說中，個人的處境和經驗被說，做為一個反身的實踐、反觀自己、自身的檢視，就是一種視框的分析，回頭看看自己的價值是什麼。認識和檢視個人的生命生活軌跡，理解自己與他人，而有了生命的理解，再產生行走的力量。



## （二） 與自己對話

鄭曉婷（2006）於多元所電子報的一篇關係教育中提到，想要發展新的關係，也要有新的對待方式，可是最重要的是先改變自己，因為只有我們認識自己，與透過理解自己的過程，轉換成同理他人的能量，只有在自己知道要如何的對待自己，才會明白與他人相待時，需要的是什麼，能給出的是什麼。

閱讀翁開誠在應用心理研究的文章「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心理治療」（翁開誠，2002：41），其中提到了主體性，用比較存在主義式的話語，就是「我感，我是，故我在」，而「我感」就是自我覺察而能有感覺，「我是」就是感受到自己真實的情感，發現自己內心所重視的，發現對於生命中的追求，有了自己的目的，是重拾了主體性。

自我知覺影響我們看事情的觀點、角色、策略和行動，而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藉著故事的被說出來，也得以跳脫自己的角色，以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聽到別人也看到自己。

在敘說的研究裡，我企圖尋找的是一種內在的對話，答案在裡面的挖掘，經由過往的經驗找到一條到未來的路，若不夠清醒，是看不見的，走在這條路上並不平坦，有時也不甚愉快，但這是一個能找到自己的過程。（余惠珍，1996）

在敘說中是教師的實踐知識風貌，是生命中生活的體驗，是自己的聲音，是一種反省、動態的歷程（阮凱利，2002）。我想去試著理解我的孩子、孩子的家庭，諸多在多樣環境的人群生活圖像，我該先了解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的「理所當然」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一直只看見自己想要的，也只看見原本就呈現在我眼前的世界。

余惠珍（2006）認為只有透過不斷的反思個人和世界的關係，是最能明白盲點與侷限的方式，也是最直接、最簡單、最有力量的一種手段，藉由批判這一種方法，以質疑的態度，協助個人去面對自己處在社會位置時該有的反省。我需要搞清楚我生命中的每一個環節、關係、脈絡，並且在生活中學習，只要我具有能清楚辨識的能力，我才可以更有力量的向外找尋與生活周遭的關聯，與面對我對於生活、教育的質疑和困惑。

## （三） 行動的場域與關係

在這個田野中我們需要浸泡，經驗需要被梳理，差異要看見，也都可以被彼此故事所勾動。因為故事說完之後，就是正式行動的開始。

在不斷說故事之後，也重新的閱讀自己，重新的檢視自己，視框的形成，解構我看世界的方式。而從經驗與反省中，都要再回應到我是一個老師身份的工作者，那麼便要再將實際的生活行動做扣連與實踐，因為敘說最終是要回到生活中實踐的。

非常明確的是，我是一位老師，「老師」是我的工作，我的教室與教學生活便是我的勞動田野。

我每天到學校，熱情的向我問聲早安的小小的孩子，開心的和同學們嬉笑怒罵，而他們的心裡裝的是什麼？他們身上又背了什麼？他們又能承受多少？與各式的家長互動過程中，與他們聊天時，了解他們工作的樣態，家庭、孩子的相處…有時我靜下來時看著他們心裡會冒出來的諸多問號。是啊！當我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而我面對學生的時候我能做什麼？在目前教育的體制下我能做什麼？我不就是去認識和了解學生和學生的家庭，因為每個學生都是一個故事，而我又是何其有幸的聽見這些故事。

閱讀成虹飛（1995）在「以行動研究作為師資培育模式的策略與反省：一群師院生的例子」中提到，行動的探究並不是獨立的、偶發的事件，而須被在生活經驗脈絡中去看待。把「研究」作為一種知識的生產方式和「行動」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方式相結合的活動過程，也含有雙重目的，一個是了解（作為研究的目的），一個是改變（作為實踐的目的）。教室是教師實踐教學的地方，教師的實踐知識從教室的時間和空間出發，因著情境而產生有效的行動（阮凱利，2002）。而教師則最直接的就是了與自己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的教學，再去深入了教學生活情境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

面對著班上孩子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的差異、孩子學習程度的個人差異、教師個人專業能力的挫敗、學校體制內的師與生的沈默…等，我是必需在這個工作和環境中摸索、學習理解、轉換看待的角度，認識世界是從差異開始的，而我的教學由學生生活經驗及世界開始。

成虹飛（1995）提到一種研究關係，是研究者需要親身進入田野和當地的人相處，試圖走入他們的生活世界，直接聽他們說自己的故事，而研究者也能設身處地，耐心地關注與傾聽，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在行動中探究可以是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從自我的察覺、覺醒，對自己所處的位置上又能有什麼行動，或是因為行動而產生什麼影響的自主探究。

所以我行動的田野就不能只是在教室中在學校中，就包含了這一所學校所位在的社區生活條件和景況，走出校園進入部落和社區。而行動的田野對象除了每天相處的學生，就要去認識學生的家人、家庭的組成。而我的田野除了自己教師工作的處境，也包含了學生家庭各式各樣的勞動樣貌。



## 二、說自己的勞動家庭故事

我的爸爸媽媽是傳統的刻苦、耐勞、節儉的客家人。我們家是賣早餐的，從幼稚園有記憶開始到現在將近三十年了。而早餐店內所有販賣的產品全都是由爸媽親手製作，他們必需很早起床準備生意上的材料，記憶中是最早是在每天的凌晨一點多他們就必需得起床了，做包子、饅頭、磨豆漿、煮豆漿、炸油條、煮飯…等的準備工作。再加上一整個早上的營業工作，直到將近中午收拾店面和清洗餐具結束。

因為從小看著爸爸媽媽賣早餐，看著他們辛苦的背影，如果有空我們就一定會幫忙賣早餐，星期假日不用上學的日子，爸媽也會要求我們要幫忙，那個時候的我很少跟朋友出去玩，常常也因為早上要幫忙做生意，所以與朋友相約都是要約做完生意後的時間，才能外出與朋友逛街和看電影，也極少和朋友計畫遠遊，因為如果過夜旅遊，因為早上就不能幫忙賣早餐了，面對辛勞的他們，如果我們在玩樂就形成一種罪惡。

我的青春歲月就是在幫忙賣饅頭包子燒餅油條中渡過的，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遊玩是一種罪惡，抱怨是一定有的，但也會產生不捨的情緒，因為想要為父母承擔些辛勞，在工作的時候想要像一般的年輕人自由的生活，在玩樂的時候又掛念放心不下辛苦的爸媽，所以我的青春歲月就在這樣的擺盪中渡過。

雖然從早到晚的忙碌和疲累的雙親、再加上沒有受到完整良好的教育，鮮少也無力參與我們這些孩子的學習生活，但也因為我的雙目所見都是他們的辛勞，所以我只會更乖順，因為我知道我的雙親沒有時間照顧到我們。他們用盡心力和方法，只是「要我們將來好」的苦心。只要我們好，他們的辛苦不算什麼，對於這樣的他們，我只有更感佩他們，我只要要求自己再做得更好，做得更乖，才不負他們的期望。

因為他們的辛勞，於是我開始學會不爭取，因為我知道爭取會造成他們的困擾。慢慢的我覺得不要給他們帶來麻煩，會讓他們輕鬆一點。我開始不說話，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辛苦養育最大，所以不可以跟他們爭辯。因為乖順所以我沈默。對於那辛勞的養育所以我沈默。看見與聽見他們的辛苦，我會很不忍心，我試著分攤他們的辛勞。甚至因為傳統觀念，家裡只有女兒，我的爸媽沒有兒子，於是我把自已當成男生，以後就由我來奉養爸媽。我是用這樣的想法和要求看待自己而長大的。這樣子長大的我，父母和家庭是擺在最前面的。也成為我最放不下的掛念。因為我覺得我無法改變我的父母的，所以我也變得順從和自我改變，而這些都是我在這樣的家庭中養成的面對事情的態度和方式。

也因為不說了就只是順從，卻也因此被識為一種體貼、窩心，所以在姐妹中我比較能與父母對話。但我也永遠是站在這個外圍觀看的人。

我好像有一種狀況是站在這個家的外面看著家裡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讓我舒服和保持距離的位置，站在外面我不會被家裡掃到，我不會太深入而受到情緒的干擾，站在外面的我可以有能力照顧這個家。我把自已照顧好，不會被家裡人擔心，也有能力支持和照顧這個家，我在家裡的位置一直是這個樣子的，我沈默或是我做調停者。

站在家的外面是我的安全距離。

## 肆、鬆動的歷程

### 一、說完自己的故事後的理解

在研究所的學習中，我學習將我與工作、我與孩子的關係、我與自己的關係想清楚，處理清楚。我學習聆聽和陪伴，它們也都各是一門功課，而每一件功課背後都有它的意義，我在這樣的過程中，鍛鍊自己。

當我學會聆聽時，家訪才算是真正的家訪。

#### （一）貼近與聆聽他們的處境

學生小恩是一個隔代教養的孩子，媽媽是越南籍的新移民女性，也因為生養小女兒，所以在台北居住的她也無法外出工作，小恩的爸爸是做勞動粗重的鈑模工作，其實不太穩定。租屋在台北，又有小嬰兒根本無法寄錢回來鄉間的跟著祖父母居住的孩子們，而這裡的老人家也得靠著自己養雞、撿蝸牛、到西瓜田做零工才能有基本生活所需。

經由家訪與聆聽小恩阿嬤說的故事時，我才明白她也是無力的，對於生活只求基本溫飽，再也無力去顧到太多孩子的事，但她也是勇敢的女性，用她的韌性去照顧她的家庭、兒子、媳婦和孫子們。我也才逐漸明白，當我去催繳學費時他們的無奈和困窘，這樣的無奈有著生活的、被催繳的、也有著自己家不足以外人道的難堪，這樣的無奈是複雜的。

我的爸媽也是辛苦的工作賺錢，所以總是要求我們要讀書往上爬，不要像他們一樣的辛苦，也因此我們很爭氣的，爬到了一個中產階級位置。

但是一開始，我卻也好像被矇住了雙眼，什麼都認為應該是這樣…我們對於那些沒有工作，又付不出學費的家長，接受補



助的家庭，是質疑的，是不欣賞的。我的價值裡也有許多的負面的評斷，賭博、喝酒、失業、不負責、離婚、單親…等，好像都是生活失序的一種現象，這些都是問題。

當我意識與驚醒時，我才發現自己批判學生和學生家庭的冷漠。

我忘了我自己也是來自於這樣的辛苦家庭了嗎？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家庭的勞動和辛苦，所以我更應該要將心比心的去看待這些學生和學生家長的處境啊！而且當我能夠喚起這樣的經驗時，也好像比較能夠與他們貼近，我也有能力可以看進去他們的生活。

原來勞動的樣貌是多元的，勞動也應有著不同的價值。我在與這些學生的家庭故事上看見和學習了更多的實踐方式和可能性。面對學生家長的勞動和生活方式，我尊重和感佩。

（二） 我家與你家-原來「家」是多元樣貌的

在我家…

雖然勞動的情形和辛苦賺錢，但是從小我的爸媽就是在家工作的，只要打個電話回家，幾乎都有人在，雖然我同時也參與勞動工作，但是不論多辛苦，我與我的家人共同生活。爸媽在廚房忙，我們在房裡看書寫作業。工作完畢，課業在一個段落結束，全家人在客廳一起看著電視，吃水果，這樣平淡幸福。因為媽媽的勤儉持家，物質上也從沒缺少過什麼。

而在你家…

初次與這裡的學生相遇，學生的家庭情形與我對於家庭的想像多有不同。

學生瑄的爸爸生病過世，於是單親媽媽帶著她和哥哥跟爺爺奶奶住，在加油站工作，以微薄的薪水支撐著一個家。學生傑哥則是一出生，沒有婚姻關係的父母，媽媽就擺明了不要這個孩子，而爸爸又無法照養這個孩子，於是傑哥是被姑姑和姑丈養大的，自小他就喊他的姑姑姑丈是爸爸媽媽，有一次上生活課，與學生一同分享與家人的生活，他也自然的說出他有兩個爸爸。有天我上課舉例子，很順的就說：像傑哥就可以跟著他的姑姑…，我還在說著說著，他無辜的眼神告訴我：我沒有姑姑啊！…我一時也楞了，用一般社會的制定的稱謂，那是姑姑，但是在他的認知裡，那個「姑姑」身份的人是「媽媽」啊！學生阿秦則是9月份入學，我看見她的戶口名簿上登載著她的父母於8月份離婚，阿秦則又是回到老家與爸爸、阿公、阿嬤一起住。學生玲在幼稚園時，媽媽就告訴幼稚園老師，其實玲是她朋友的孩子，因為也許無力撫養，於是這位媽媽就領養了玲視為己出。這位媽媽還吩咐老師們，請不要告訴孩子。

還有一對姐妹，她們擁有同一個父親，而兩個人的母親也都是同村子裡的人，目前都沒有了婚姻關係，一個女孩跟著父親、奶奶住，另一個女孩則跟母親住，這兩個女孩子也都了解清楚自己父、母親的狀況。每次我看著她們，心中總是有一些莫名的感覺，也總是猜想她們如何面對她們的父母親。

原來所謂的家有好多好多的樣子。

有離婚的單親媽媽，一人北上工作，四個孩子留在鄉間請老人家照養，孩子們跟著老人家種菜、撿蝸牛、剪檳榔。也有因為喪偶而形成的單親家庭，也有爸媽離婚了，但是還是住在一起的情形。有因為不同因素而形成的隔代教養家庭。

我從一個純樸的客家大家族出來，好像突然掉進一個奇異的世界，對於我而言我的家是健全的，有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家族年節固定聚會，而我的爸媽叔伯也為我們以身示範，侍奉阿公阿婆以示孝順，每一家固定寄錢回老家給阿公阿婆，在這個家族中是呈現最傳統最健全的家族，沒有不和，因為我們相信家和萬事興，有許多觀念也是由上再傳下來的。每個長輩呈現給晚輩的也是努力賺錢，只要孩子讀書有出息就好了，你的成就也是家族的光榮，攪混在這樣的家風中，這是我對於家的概念。

來到這裡，面對學生們這許許多多家庭的樣貌，一個家庭就是一個故事，對我而言好像連續劇一般。在我的家中，雖然勞動辛苦，但也平淡幸福。但是這些孩子的每個家庭背景和樣貌都不同，與每個孩子相處，也就如同讀著一本一本的故事，卻也活生生的上映著。

這些的種種，一再鬆動我原來身上對於家的看法，家庭教養的方式，與家庭的分工的原有限制住的視野，這些形成原有價值的挑戰和衝擊。關係存在於我與學生間，也存在於我的家庭和我學生的家庭。原本對於學生的學習、功課、繳交學費、生活的問題而感受到的困惑，現在看來原來只是問題的表象，從理解自己的原生勞動家庭後，我才看見原來一個家庭的分工、孩子教養的看待其實是複雜的、是多樣性的，對於孩子可以有另一個理解的心。

（三）我們都是女生

我注意到在這樣的鄉間環境，學生的媽媽的學歷幾乎不高，大約就只有高中職而已，她們不是家庭主婦要不然她的工作就是勞動性質，又早婚，甚至有一些是先懷孕了再結婚，有的是離婚後帶著孩子回到鄉下的娘家，她們幾乎和我同年紀，在我這一輩所謂六年級生，在我身邊的同輩幾乎都能念到大學學歷，循著大學畢業、工作、結婚的路。待在鄉下，又不讀書，早早結了婚，又沒有足夠的能力養孩子。對我而言就是不一樣和奇怪的事，我對她們全是評論。

現在自我檢討與省思，才發現這些評論對於她們而言是不公平的。只是出自於我個人的好惡與價值判定。不公平也來自於



相較之下，我是多麼的擁有長成中產階級的資源，因為我的父母勞動支撐家計生活，在他們的要求和全力支持下，我能專心的讀書，不用擔心家庭經濟，在我的家族風氣中，唯有讀書高，唯有讀書能離開底層階級的勞動，唯有取得中產階級的身份，例如：公職人員、教職、白領階級就是出人頭地。因為父母的疼惜和苦心栽培，累積的學識、常識和能力便使得我們能有條件去選擇未來的生活模式。

原來早已站在高點的我，不公平的去指責那些低處的她們，我認為她們不懂得上進和努力，我感受她們早早進入婚姻的辛苦，我只是可憐她們，我也感到納悶，人不是都要往好的生活上去追求嗎？為什麼她們要選擇這樣的路？現在我才知道我們根本就是站在不同的位置，我們長成的條件原來是不一樣的，而這樣感受的差異和距離，使我不能和她們貼近。

在我教學的學區村子內，跨國婚姻的例子不少。有來自大陸、印尼、柬埔寨、越南…等，當然也有原漢的家庭通婚，從外縣市因為婚姻而移居至鳳林的鄉間，於是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婦女媽媽們，有原住民婦女、閩南媽媽、客家媽媽、新移民女性…等，來到這裡好像也是一場賭注，來到這個鄉下小鎮，不知道這裡的文化，不了解這裡的風氣，不清楚這裡的生活態度，就來到了異地。

所以她們的強悍是她們在異地保護自己的方式；她們的會頂嘴的壞脾氣，是因為她們的老公常常愛喝酒；外籍媽媽和台灣籍先生分房睡，是因為先生喝酒醉後，會鬧她和孩子；她們的拼命工作賺錢，是因為她們的台灣籍老公的工作不穩定，而且通常還得照顧年紀更大的老人家；她們對孩子課業的要求，是因為她們因為不識字而無法教孩子寫功課的難過；她們打扮漂亮，是因為她們真的很年輕；假日喜歡和同樣從異國來到台灣的朋友在一起，除了可以一解鄉愁，另一方面，她們也比較無法交到台灣本地的女性朋友。

而我原本用著單身未婚自由能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角度去批判她們，如今我再看見她們移動的堅強和生活的勇氣。

## 二、處理自己對於關係的界限

### （一） 一份與人有關的工作

當我取得「老師」這份工作時，我努力的工作，我如同公務人員般的處理身邊事務，有許多標準的作業流程和價值、程度評斷。有上課時間表、有學校行事曆、有每日聯絡簿、有每週行事，每天的生活處在工廠的一貫化作業中，遵守工廠線的工作，我努力加班的把工作做好。

我面對的是一份工作。而且我很努力的完成它啊！

我看事情，而不看人。而這也是我的痛苦和煩躁的來源。

坐在教室內，靜下心來，再重新思考，我在這間教室內意義和目的。

慢慢的在念研究所和書寫論文的過程，我先回看自己，察覺是這樣狀態的我，也比較能靜下來看見孩子。

我好像很少很認真的面對孩子，因為我只是很努力的把事情做完。對於我而言，師生的關係是因為我在這裡當老師，他們進來這個年級、這個教室，成為我的學生，似乎也沒有選擇性，而關係就在了。甚至我消極的認為我無法改變學生的狀況，於是我逃避這層關係，這條關係線若有似無，才會形成我自鎖於這間教室內。

### （二） 自我防護網

#### 1、承接能力的來源在我家

一直很有自信覺得有能力去承接孩子身上的故事。因為我常常可以一個人活得很好。

而我的承擔與剛強來自於原生家庭勞動的辛苦，回頭看見我的父母為了家中經濟而努力的辛苦，一輩子大半時間待在早餐店的他們，也未必有經驗能為我們這些孩子解決什麼人生問題，我也不自覺的自我要求著我是需要「強」的。

家中有爭吵是難免的，為了經濟、為了生活習慣的不同、為了酒、為了婚姻狀況的不滿意，有著大大小小的爭吵。其實我是害怕的，我是不喜歡的，我討厭這樣爭吵的氛圍，當這樣不合的氛圍出現時，我曾經做和事佬，處在爭吵衝突的中間，想辦法做調解，一會聽聽這方的說法，一會說說那方的想法，卻大部份是無力的，我常常處在兩難的位置。而我總覺得我無法再去改變他們，我會累！我會怨！好像在花樣年華的我，不應該承受這些吧！但是卻又都是我深愛的家人，所以我就是開始沈默且乖順。

這樣說來，其實我是很脆弱的，根本沒有承接的能力，其實我一直用一種逃避的態度在生活。我怕我的不捨，我怕我沒有能力，所以自己畫了一道保護線。



## 2、過份的客氣與封閉

一直以為把我自己顧好後，就可以再有餘力可以照顧他者，這也是我在我家的自我要求。所以我也以為我有能力可以照顧學校的孩子，而來到這裡，看見了一些學生的狀況、不同的學生家庭樣貌，好像都不是這麼的簡單，也許就這麼本能的我也逃避了這些問題，所以我會認為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我只要負責好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生活就好了。於是我再度將學校和學生家庭劃分開來，我把工作和人劃分開來。

所以在論文計畫口試當天，夏老師說我：…我形容你好像停在走在這些家的竹籬笆的門邊，因為那個地方的風景，可以讓你看到家屋內，但你似乎就是站在那…廉老師也提到這樣的我…這個站在竹籬笆的邊邊，和梨君之前講到和他人之間相處態度的客氣，這個態度是一直都不變的，做為一個行動探究者，我不覺得你有那麼真實，你的真實只是表達在你知道你可以解決問題的範圍內的困惑和變化，自我的困惑自我的解釋範疇內而已，但是對於那些你覺得給你焦慮特別是和社會他人的互動，所面對的不確定的狀況，你是全面的擦拭和乾淨切割，而你的擦拭和切割其實和你所說看見自己和世界，我覺得不是那麼的深切。也就是說你看但也就是看了一眼，或者是就是停在那個看，停了一個日常生活的規律中，我和他人可以相看，但是也許不見得是能夠去成為一個關係。

常常到這裡，就覺得很沮喪很挫折。

在處理論文的過程中，我的客客氣氣和不想被人家挑毛病的生活態度好像愈來愈被自己看見。我也開始清楚了解這是我在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生存邏輯。賣早餐生意的我們，能很習慣去察覺客人的需求，所以客氣有禮貌、謙和的態度。

再加上我自己畫下的防護網。在我的家裡面，在我的工作場域內，在我和學生、學生家長之間，也許我就是自私的將自己躲起來，而不去直接的涉入那複雜的關係內，我以為唯有這樣才能把事情處理好。所以我也認為去探問學生家長的家庭生活狀況，就是在打探他人的生活，所以我不想做這樣的事情，於是我也永遠的不了解他們。那也是因為我自己也不想被人家知道太多。

## 3、自我防護網

當著老師的我，面對學生和家長，在學校組織內和同事們互動，也一樣的用著這樣的態度生活著。一直活在自我防護網的我，沒有自覺活著。而這些防護網影響了我和身邊人事物的關係。我把自己放在我自己認為是 ok 的位置，而我把自己閉鎖起來，也許就是因為我不知該如何處理應對這些複雜的關係，而麻木則是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才發現我進不去那個關係，也是因為我沒有選擇進去那個關係。

回想起來，我當一個老師，其實也和家長學生保持著某一種特別的防護距離，我自認為教學認真，也盡力的處理好每一件事，反省後發現，我從來也沒有了解他們，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居住的社區，他們生活的條件和環境。我只是在這樣體制內的小學校，用我乖巧可以自我接受的方式，進行這樣一份工作而已，難怪我的熱情會消失。我意識到這樣狀態下的我，發現自己所設的防護網，除了不和外界接觸外，也不和真實的自己接觸。

鬆動自己的過程，也是一種生活的實踐。借著這份論文，書寫、閱讀、理解和展開自己生命的功課，讓我漸漸看見我身上原有的價值觀和固著的思考方式。我看到了那一個還小就要幫忙賣早餐的我，乖巧聽從父母命的我，努力向上爬要達到父母期待的我，努力活的好企圖要扛下一個家的我，設下防護網自認為活得很好的我，遇到困惑挫折的我…這些都是我，活生生的曾經在我的生命故事中出現。我重新再見自己。

## 三、生活就是我的行動我的田野

### （一） 課室中的行動

敘說終究要回到行動中實踐，對於差異的理解和看見後的行動更為重要。在研究所和論文書寫的學習中，透過自我敘說的形式，再回頭檢視自己過去的生命歷程，察覺內在的框架，學習接納真實的自己，可以使得自我的內在更完整。當上了一個國小老師，能有這些機會遇見了好多的生命故事，在和這些生命故事的相遇、看見、省思的過程中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我學習了理解、體諒、接納自己和尊重他人，在認真看待自己的過程中，也增長了好多的力量。而如今我就要有所行動，回饋給孩子們。

面對學生的身體障礙與校園同儕間的互動，設計了特教的課程與體驗活動。也設計了「我的故事盒」的教學活動，孩子製作自己的故事盒，在故事盒內，藉由自由創作的表達，重新認識自己的家和家人，也表達和發掘身處在他的家庭內的不安定和害怕，對於不在身邊的家人的想念和依戀，對於生活中他的不知所措，利用這個故事盒而能具體的說出和宣洩。從中生成的能量和力量，認識自己與接納自己，我想這才是教育，這也才是真正給孩子一個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因為教育、教學不只是教授課本上的知識，它是可以跟孩子共同學習生活的態度，和孩子共同學習看世界，我想很多時候是孩子教我相親相愛的，因為長大成人的我，身上被包裹著太多的自我防衛，和孩子在一起，反而獲得一些喚醒的力量，也一層層的瓦解，獲得愛也開始再去愛人。



## （二） 當我們混在一起

在這個研究中，我覺得渾水和淨水好像都不是重點，重點其實還是需要先有冒險的心，試著從笨拙的航行中去發現和體會什麼才是航行，如果沒有遇到礁石和風浪，又怎麼能算是航行，又無麼學會技巧呢？（江建昌，2010；127）

經過了書寫的整理，與自我的省思釐清後，常常還是會覺得那還能怎樣呢？日子不就是這樣嗎？但是我仍然還是一位基層教師，我能做什麼呢？一時之間還找不到可以著手施力的方式。江建昌（2010）談到不能只是一張嘴說說而已，應該是要從在地的服務著手，支持和協助老師可以到學生的家庭中走動、拜訪。他也套了一句丘延亮老師常用的字眼「就是去跟他們混、攪和」。

但是「攪混」的這個行動也不是立刻的就能做到的。又尤其是那個一直為自己畫下向外探索的自我防衛線的我。但是我就很ㄍㄧㄣ，很客氣也很在乎別人的評價，也在意他人的感受而過活，我的生活邏輯就是要努力的完成工作，就是盡責。

說要攪混進去，對自己而言，更要挑戰著我從安全位置踩出，而探知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物，我會害怕、我怕被拒絕、我怕被評論、我怕做不好、我怕失去我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我怕要承擔…但是當我這麼書寫時的同時，我同時也明白了一件事，我的害怕是因為我還是站在這個安全的邊邊上，我還是要站在這個安全的位置上。所以我是害怕的，我意識到我的真實狀態，這樣的我還是沒有行動也沒有改變，沒有行動的我就只是站在原地而已。

其實說來最大的挑戰是自己的內心，從嘗試開始，我因為說自己的故事，認識了我的勞動父母。也希望有一些機會能帶著我的學生們認識他們的父母與家庭成員。要教學生之前，也就從自己開始吧！自己先去認識他們，我必需先主動去認識這些家庭的樣貌，那麼我也才有條件站在臺上與學生分享這些社會田野的看見。

當我調整好心態且學習「混進」他們的生活中，對我而言好像是旅行與玩樂，而不是工作，所以混得很快樂。但是我也有意識到我其實也是利用我工作上的職稱「老師」的身份，去混入他們，而他們也因為我是「老師」，似乎比較輕易擺脫陌生人的角色而被他們接納。

而且現在的我走進這些家長的生活中，去看他們的生活，發現我們之間其實也沒有什麼差異啊！

因為我們家也是務農的、賣早餐的勞動家庭啊！我們家沒有多少田地，全靠阿公養牛去幫人家犁田，阿婆幫人家扛秧苗和插秧，種菜賣菜。我的大伯和我爸，沒念多少書就上山工作幫家裡賺錢，養家也讓較小的弟妹多讀點書。直到我爸媽經營的早餐店，辛苦的販賣早餐的生活。我的其它叔伯，除了正常上班外，下了班或是假日，他們也會要去夜市擺彈珠攤或是去開計程車，我想我的血液裡也的確是流著他們勞動的基因和能耐。

所以當我察覺和意識到我自己的安全位置後，到決定要攪混下去，是滿快也滿容易的。與這些家長勞動的生活貼近，也再再揭開我身上已被覆蓋許多的理所當然。探訪著豬圈工作的阿華媽媽，和採蕃茄的君媽媽，嫁給種白菜的老公的阿筠媽媽，他們都來自於海洋的另一邊。離開了原生家庭的家人和故鄉，來到臺灣，多半也有一點是賭注。後來也從其它管道得知其實阿華媽媽和君媽媽的老公先前也與外籍的女性有過婚姻，但是外籍的女性就這樣跑掉了，而這些男人又再娶了她們，這樣的背景卻是在越南的她們所不知道的，她們都是花樣年華、年輕貌美就這樣的被「騙」來臺灣。

我看到了君媽媽的悍，老公愛喝酒，又沒有正式的工作，婆婆看待她永遠如外人，她努力的考取汽車駕照和中餐丙級證照，讓她還比較有行動的能力去找工作，也因為比較能跑，君媽媽比起阿華媽媽還有能力，可以比較自由的跑到花蓮市，而阿華媽媽則只能坐火車、坐公車，如果真有事的話，就只能商請他人載她去花蓮。阿華媽媽要照顧生病的婆婆，煮飯給公公吃，再去做薪水不高的豬圈工作，當學校有活動的時候，她只要有空就一定參加，因為平常的她玩都沒有玩過。嫁來這樣的小鎮，生活當然是苦悶的，但是她們也努力的生活著工作著，反而是我念著她們的這些工作都好辛苦的時候，她們也只是淡淡的回應我，那還能怎樣？他們的生活也因為交通的方式、語言的使用，有著不同的困境。

而相較於這兩位來自越南的媽媽，阿筠媽媽則又更有條件了。嫁來臺灣之前，她的工作就在大陸，她會說中文也能看懂中文，有著絕佳工作的能力，衣著光鮮又亮麗，會上夜店 club 的女孩。但是嫁到小鎮這個種菜的夫家，務農的辛苦都讓她曾經打退堂鼓，也曾耍賴的只要老公養她就好了，但是她看著年邁的公婆還是下田工作，她說：那怎麼辦？兩個老人家都在做，看了也不捨啊！種白菜一定是靠天吃飯的行業，她說種下去先撒錢，遇到風災雨災蟲害，田沒了錢也沒了。她常說因為愛才能讓她撐到現在，她也用她的方式在這個家中生活。

低年級讀半天下午沒有學生，所以她就拎著蛋糕就跑來找我們了，笑著要喝咖啡，於是我們就泡咖啡聊是非。聊她怎麼從緬甸嫁來臺灣的過程，聊她剛來這裡，不會用電鍋煮飯被人嘲笑的過往，聊她來到這裡，參加外配媽媽說故事比賽得第一名的表現，他人還很納悶的打探是怎麼樣的人，會得到第一名。聊她在緬甸可是大小姐，家裡有著工人可使喚的，她的朋友沒人相信，她會嫁到臺灣而且嫁給一個種菜的老公。

或是遇見小岑的媽媽，她是台北人，也是嫁來鳳林這個客家鎮，現在是跟著老公養牛，所以要照顧牛，如果牛要生小牛了，有時必要時還要去拉小牛，幫忙接生，不然就是跟著她老公去割牧草，我問：這樣的日子和收入？…她很快的搖頭：沒辦法啊！所以常常跟我妹借錢，等賣了牛再還了。她和老公養到現在，都還沒有賣出一隻，但是割草機、飼料、疫苗…等成本不斷的付





出，她笑著跟我說。我有時會想著她的笑是如何的狀況，是對生活的滿足、對於現況的快樂、還是無奈的苦笑。但是她也用著她的方式在這個小村子裡生活。

她從台北都會區嫁來小鎮，跟著老公養牛、幫牛接生、割牧草、餵牛、幫老公處理電腦文書，也積極的參與鎮上故事媽媽的團體，到各個小學的早自習說故事，也參加了永齡的課輔計畫，做課輔老師協助課業輔導。每個星期三校長申請的花布包研習，她每次都參加，而且後來她一個人要縫好多個，她和她婆婆的，或是她要縫給某個人的，她縫得很快樂。也常興奮的跟我們分享她的成果，其實我們老師也有材料包，但是我都沒有做，後來給她做，她還願意幫我們做。

再到夜市去看小柚子的外公外婆賣飲料，這一對堅強的長輩，因為女兒婚姻的不順遂，將小柚子帶回小鎮交由外公外婆。外婆到處工作賺取生活費用，有一段時間在營養午餐中央廚房工作，有時在婚宴場合端盤子，或是早起到西瓜田工作，晚上則是擺夜市的飲料攤。我到夜市去探訪時，她拉著椅子叫我坐下來跟她聊天，而外公則得了一個空閒的到隔壁攤子串門子。在這樣的小鎮和他們這樣的年紀能找到如何的工作？他們用他們的方式撐著這個家。

這樣如同朋友的相處，是我覺得輕鬆的，也是自在的。混到後來，獲得她們真誠的回應和對待。與她們攪混在一起，是生活中的趣味，能與他們共同分享生活的經驗和故事，再再讓我感受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發展朋友關係，聆聽、分享與傾訴，都讓彼此的生活更豐富和人情味。

## 伍、回望路徑

大學就是登山社好手的好友阿潘曾帶著我爬上玉山和雪山。還記得那時候，腳很痠，頭很脹，呼吸永遠無法支應身體的需要，背上的背包有如千斤重，眼睛只是盯著我的腳步而往前走。當我們爬上了至高點，除了山頂所能遠眺的風景，我也總是會特意的回望著我剛剛踩著的每一步步伐，看著那蜿蜒的小徑，有岩石有奇木，喔！原來那就是我剛才走的路…心中總是這樣的想著，也把這一段路徑印刻在腦中。

而我從當上老師，進入研究所學習到書寫論文，與我的教學田野現場內，是一段不短的日子，一向以後知後覺來形容的自己，紀錄下的這每一個階段時間的進程與狀態，再回溯、觀看與反思。我用「現在的我」去看這一路以來自己每個時期的狀態和改變，彷彿是爬上山頂回望路徑的我，走過的每一步路愈發愈清晰。

### 一、不做不會怎樣 做了就會不一樣

老師要我學會與培養一種看見自己的能力，我到現在也才比較懂這一句話的意思。看著想著自己這一路走來時過程和幾段故事，試圖看看想想那些不同時期也不同的我。從隔絕封閉狀態的我，到能意識、察覺客氣的我、到了解承擔的重量的我，到和學生家長關係鬆動的我。

這些都是我。走過不同時期的我。

這些我也都是做了一些變動、改變和嘗試後，回頭才發現才察覺的。

我從以前的沒意識，到後來的客氣的乖，到意識到處在關係中的不舒服，再將我與人發展關係時的封閉性嘗試打開，承認自己的弱與不想承擔，再到 just do it 的行動，而來到了現在關係如朋友的鬆。這些是我實際行動後才察覺感受到的，以前的我連做做看都不敢。而現在對於人事物都好有興趣，對於上班也不再害怕，其實好像有點玩上癮了，看他們的工作真有趣，開始想去看別的事情！對於生活是期待也充滿好奇的，我把「客氣」、「防衛」這些層縛束脫掉，發現比較貼近生活、真實的我。

從我是無意識狀態的困惑、凡事都是理所當然的看待、對於工作的煩躁和交代，對於家人、學生總想要自以為是的承擔，只想要一個人這樣自由自私的生活在自己的界限內。

到後來我能察覺到我身上的隱忍、自卑、客氣、理所當然、與自我防衛，與了解我只想要站在這些人、事、物的邊邊去觀看，就像我形容著我只是站在家的竹籬笆外一樣，這時候的我已經能察覺到我的位置是在這個界限的邊邊上了，我只需要做一個決定，我是要跨出去？站在原地？還是退縮回去自己的世界？

察覺到自己是這樣的狀態，很像是已經察覺到自己心上的那道門。

而接著努力的去做一些行動上的嘗試，很像是也打開心頭上的那道門，我開始去看門外的風景是什麼？

調整自己的心態，用一種我形容是「打混」、「玩樂」的心態去做嘗試，試著在教學活動上的連結、試著和學生們家長們生活在一起。我好像可以理解在論文計畫口試那一天，夏老師形容我就好像站在竹籬笆外看著家屋內的風景，看了卻也沒有走進去。而我也因為試著能和學生和家長玩（混）在一起時，和他們聊天，進入他們的生活，我才比較能明瞭這一句提醒。

發現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決定…決定我要不要跨出去…下了決定了就出去了。做了之後也發現自己其實也是有這個能力的，我也做得到。



跨出去定是全然不同的風景，有快樂的也有不舒服的。有快樂的混在一起，有向家長學習的機會，一個人的時間變少了，有時也想罵個髒話，有時也可以撒嬌和耍賴，也能夠不再好強硬《一ㄥ，卸下防備的示弱求救啦！我賺到的是學生和家長的友誼溫情。在這些實際生活的行動中，我也賺到一個不同的自己。對於我是老師的這個身份，我不再感到煩躁和痛苦，有趣的是我是以一個不像個老師的方式讓我感到自在和舒服，這樣的我也好像找回了當一個老師有趣的方式，使得教學的熱情可以再燃起來一樣。

## 二、理解的歷程與方法

書寫是我行動的方式，而實際生活的改變也是行動的方式之一。

書寫、反思、理解、行動、檢視、行動…反覆在這樣的歷程中學習。

### 1、 在書寫與閱讀中學習

書寫論文的過程中，透過回憶、記錄的書寫，可以看著文字脈絡中的自己，讓自己反思。書寫幫助我把思慮的過程躍然於紙上，又能將內在的自己外化，離開自己直接攤在外面的世界。

書寫我在學校遇見的困惑與無解，閱讀省思那個都認為理所當然時期的我。書寫我的勞動家庭故事，看見那個想要為家人承擔的女兒，於是要乖巧、聽話，也將這樣的要求複製在學生身上。書寫在公開場合中不舒服的自己，察覺自己與他人的客氣與封閉性，察覺自己的防護網。書寫在課室進行教學的我，和那個跟家長和學生混在一起的我，感受行動過後不同的關係發展。

發現與意識到教育工作者所身處的狀態，是一個自覺歷程的起點（夏林清，2000）。

我透過敘說與書寫的檢視，慢慢的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到自己的狀態，我也比較能了解過去我所面對的教學經驗、人際互動中，設下了多少防護網與理所當然，例如：我認為學生就應該是乖巧聽話，家長就是應該為學生的教養負責任，我害怕與人的深入接觸，我害怕承擔。這些都是經由書寫的行動中做的自我反映思考。覺察那個硬要《一ㄥ起來的個性、自我要求的個性、害怕承擔、於是客氣的封閉的、不想承擔也不想混入。

書寫對於行動者而言，因而不是記錄與講述，而是展演和追索，寫作者並不是直接把他已經知道的事實寫下並告訴我們，而是在寫作的同時，他們已也透過敘事中的事件與影響、行動和承擔間的「合/一致」與「不合/不一致」，試圖找到與結局相關的現實，並對自己的遭遇、處境與反應提出解釋（胡紹嘉，2005）。而以敘說書寫做為探究的方法，我不僅檢視觀看事物的視框的轉變，更還有任何行動的可能性。這也能幫助我，在反思、檢視自己的行動時，能注意到是什麼樣的內在想法在影響我的行動與認識。

### 2、 行動是從敘說、書寫再回到生活中的困惑與難題的實踐

唯有通過層層的實踐行動歷程，知行合一的實踐知識才能因應而生，且作用在生命實踐上（陳盈君，2005）。既然在文本中提到我「從生活的困惑與矛盾為起點」，那麼就再回到這裡從頭開始吧！

經過書寫與敘說後，理解了自己與自己的勞動家庭後，脫掉了身上的理所當然，再以不同的視野理解我的學生、家庭狀況，但這只是觀看、理解的層面而已。

身為教師的我，得一直提醒我自己，最終我面對的是我的學生與他們各自的家庭。身為教師的我，得一直提醒自己，站在這個「教師」的位置，我該做而且能做的。我必需再移動我的位置，對於學生與他們真實的生活處境再更靠近一點。

實踐的知識需要真實的經驗，而非抽象的原則（廉兮，2003）。人和人的相遇的知識也是實踐的知識，每日的勞動也是實踐，連使用的語言和肢體都會是場景、空間，所以「人」是一種形成的過程，之所以成為怎樣的人，我這個向上爬升的階級位置，又看見學生間的差異，所以我也需要去跨越生命、生活、文化、經驗間的斷裂與界限。

於是在課室中，我發揮教師專業自主，利用生活上遇見的困惑和難題，設計與改變我的教學內容。再者，除了看見我自己父母勞動的樣貌外，我也看見了我學生的家長的勞動狀況，於是我走入他們的生活，探訪他們的工作環境，與他們聊天，了解他們真實勞動的樣貌。走入社區的行動，能再讓我去看見和感受，住在社區的人群，社區內的人如何互動、生活，社區內的孩童下課後、放假時能做什麼。

我希望透過教學行動與反思，看到我的邊界並企圖跨越邊界。透過對經驗不斷反思、批判、解放、重構的循環歷程，可以讓我重新看見自己，改變自己，並重新思考下一步行動的可能性。我發現這樣的回溯、實踐、反思、閱讀與展望的歷程，是一種充滿困頓與不安的歷程，也是一種解放與獲得自由的歷程；我深信教師的實踐知識是來自於對自己教學實務的反省與批判。（劉美慧，2009：23）



反映思考是指人們如何觀省自己是如何在認識事物與如何行動的一種思考方式（王淑娟，2000）。行動後察覺到自己的能力與自主、感受到關係的改變，卻也不是一開始就知道的，也並不是說能行動就行動。我身上還有太多的理所當然、自以為是、客氣與封閉。實踐是工作者認識歷程的反映，一個決定，一個行動，就是工作者自己的一場實驗（何月照，2000）。於是從小小嘗試開始行動，反而是在行動中學習和認識，於是再更肯定自己的行動，一切都是行動中的反思與再認識。

當某個人在行動中進行反映時，他就成了實踐脈絡中的一位研究者，他的思考是不會與實作抽離的，他做決定的方式是一定可以轉化成行動的，因為他的行動是一種實驗，他在行動中推進他對事物的探究（Schon，1983；引自夏林清，2000）。當我能對於行動的歷程能思考、反思與批判時，我也能覺察，若當我又遇見教學上的困惑時，我也比較能抽離自己，能分析與描述，再發揮鬆動、重構的認識，而再啟動前進的行動。

### 3、 呈現的歷程要讓你/你們看見我的努力與改變

我要大聲說我是努力的，尤其是從那個不敏感、凡事都沒有什麼感覺的我，經過書寫、反省、碰撞、不舒服、自我封閉的察覺、承認自己的脆弱。從用遺忘、漠不關心、掩飾、逃避人事物，到要赤裸裸且真實的面對自己。從對人的害怕、從以「工作」角度生活、從封閉在自我防護網的我，跨出來，直接面對、接觸、探訪和攪混進入，我是很努力的走過這些不同的時期。

這期間的改變與努力，我要讓你們看見，而論文的書寫只是一個途徑管道而已。從私人日常生活經驗進行到公共空間的知識對話分享，於是也試著在公共場合分享這樣的歷程。更是因為感受到身為教師常常是只躲在自己的教室內自以為認真努力的教學，但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苦悶、對於親師生文化、家庭…等差異，對於教育現場中的脫序、無力感、挫折或沮喪，這些是都沒有被理解和看見的，這些狀況相信並不是只發生在我的身上。

於是先自動自發的在自己的學校內，我和我的同事們、教學夥伴們分享我的經驗和那個與家長攪混的歷程。會後，其實沒有多少人主動的給我回應，如果我去問他們對於我的分享有何看法或是建議，大部份的人就只是笑笑的說著：…很厲害啊！…很特別啊！很用心啊！……，校園內還是有所謂的人情事故，他們是客氣的，都只說好的，而不做評論。

我聽著我想著，經由論文書寫、反思與行動的過程，還有因為我直接與學生、家長們的生活攪混在一起的經驗，我比起他們還是多了一些條件去看見和理解。

## 三、成為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

廣義的多元文化教育希望透過學校的改難，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的一種教育方式；狹義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多元文化社會下的產物，它希望藉由教育的力量，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價值，尊重文化多樣性的人權，增加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的實現。（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慧，2001；8）

多元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強調的是對文化差異的尊重與包容。

常常我們只看到校園中認真傳授課本知識的老師，卻沒看到階級、文化後更深的生命經驗（社區文化的不同、權力的落差…）。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意識、辨識到生命是多面向的，而非單一的。例如當這個孩子的狀況和這個公共空間不同的時候，例如：因為沒洗澡所以身上有異味，衣服沒有別人好、學費繳不出來、他沒有爸爸或媽媽、班親會來的是年邁的祖父母、作業不會寫因為媽媽是新移民女性。教學如何的回應這樣的狀態，或是創造新的價值觀？課室內、社區內本來就是來自不同的文化、社經地位和生活經驗的人所共同交織而成的，卻也常常無法找到平衡。

身為教育現場最前線的基層教師的我，在校園教學的現場，從原本較為單一的看與做，由學生的認識到家訪的深入，理解看到了我的學生家長們呈現了各種不同的家庭樣貌和生活方式，每一個家庭都是一面故事。常常對於原住民的不工作、愛喝酒、懶惰，新移民女性子女的教養、離婚、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社會低階層的勞動工作…等都可以成為一種污名的指控。因為我們用我們的好來建立和標準他們的生活，這樣怎麼夠公平正義呢？而老師擁有的文化資本就是不同，老師常用自己的想像去看學生。

要達到多元文化的意識需要我們降低防衛、敢於冒險，和練習一些或許會感覺不熟悉和不舒服的行為，它需要一個彈性的、開放的心靈，和有意願去接受替代性觀點（簡佳珍，2002）。所以身為多元文化教育者，就應該先將自己原本固有的信念挪出一些空間，試著去理解和看見。John Ambrosio（2003：40）形容成為多元文化教育者，如同參加旅行，他建議，要去發展跨越文化的理解，參與這些家庭的活動可以更容易觀察文化的差異和生活經驗，記錄下你經驗到文化不一致時的感受和問自己問題。

第一線的基層教師在其中跨越族群、文化的差異，這些事情還需要不同的理解角度，需去尋求不同關係的連結和生命的出口、管道和出路。教師需要走出校園的圍籬，了解社區、家長的文化、價值、信念，也要走出自己單一的角度，學習學生的家庭、學生所經驗的環境、生活樣貌…等生活真實的樣貌。



在課室和社區中保持開放的態度和觀點，把握機會去參與多元文化的各樣的活動。在課室中利用教學與課程，發展尊重學生的生活經驗，認同自己的生活信念培養多元文化的觀點。將多元文化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

## 四、為有源頭活水來

能長出力量的人也是能自我移動的人。

聽別人的故事，看見不同的生命經驗和文化差異間的跨越，學習理解我原本不同的生活模式和生活價值。我不斷自我提醒要能被家庭感動，看見他們面對問題的力量，不是停留在「問題」的思維裡，而是在不斷的問話裡，找出生命的花朵。(吳熙琄，2010)

我不是天生就會當「老師」，我不斷在過程中學習，對於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我會感到困惑和衝突，我也消極逃避過。也透過說故事和聽故事，我才能慢慢的被打動和被改變，我自己的生命歷程和我遇見的一切人事物，都教會我如何的看待生活和看見生命本質的重要和美好。

透過在研究所學習、論文書寫的機會中不斷回觀的探索，也不斷的透過我在教學現場中親身的親師生互動，這些多元的刺激讓我看更多更寬更深更遠，而我逐漸意識到生活、感受到生活中的各種元素的張力、差異與其生命力，這些都值得我去看見和理解。也在教學生活實踐和自我思考的來回去找一些東西，形成自我內在的有量與能動性。

一次 meeting，廉老師看著我說，她看見我的狀況而想起宋代大儒朱熹的「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我從我在教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感受到如同一池凝滯的水塘，如同要窒息與無法伸展的生活開始。而這一池教育的水塘，這一池是關於知識學習的水塘，這一池有關自我與他人的水塘，如同開始有著潺潺活水流入，自由流動不再僵固、凝滯。

### 參考書目

- 王淑娟（2002）。對「家」之情感與意義的轉變-一個家庭教育者的重生。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成虹飛（1995）。以行動研究作為師資培育模式的策略與反省：一群師院生的例子。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 江建昌（2010）。自在的山中老師：創造一個「半調子」的社會生活空間。國立東華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何月照（2000）。「變」-行動研究對我行動的影響。教師天地，105 期，48-54。
- 余惠珍（2006）。傷口上的蝴蝶結-師生文化差異與生命經驗的跨越。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4），27-34。
- 吳熙琄（2010）。力量隱藏在故事裡。張老師月刊，385 期，68-72。
- 阮凱利（2002）。願不願意成長呢？我們的老師-實踐知識的敘說探究。課程與教學季刊，5（4），57-74。
- 胡紹嘉（2002）。書寫與行動-九 0 年代後期，女性私我敘事的態度轉折及其意義。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翁開誠（2002）。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心理治療。應用心理研究，16，40-54。
- 夏林清（2000）。行動研究與中、小學教師的相遇。教師天地，105 期，4-8。
- 陳盈君（2005）。走向她-解構社會壓迫的另外一種取徑。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廉兮（2003，3 月）。我看行動研究論文指導的意義。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與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主辦的「行動研究方法」研討會。台北。
- 劉美慧（主譯）（2009）。bell hooks 著。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Teaching to Transgress：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台北市：學富文化。
- 鄭曉婷（2006）。關係教育。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電子報，10。
- 鄭曉婷（2008）。行走中的認識-活化生命的書寫行動。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簡佳珍（2002）。教室和社區的多元文化互動-以大溪老街、角板山形象商圈為例。教育資料與研究，48，94-99。
- Gay Geneva（2003）。Becoming Multicultural Educators：personal journey toward professional agency. We Make the Roar by Walking（pp.17-41）。San Francisco：Jossey-Bass.



## 關係教育

作者：鄭曉婷，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

多元所十週年紀念活動，以及遇上開國以來首次的系所評鑑，一陣人仰馬翻之後，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定位，大家問得更起勁了。

「我們跟國教所有什麼不一樣呢？」

「跟社發所沒什麼不同吧？」

「為什麼不跟鄉土所合併？」

「考慮跟民間所合併嗎？」

「為什麼多元所在教育學院？」

「要不要修教育學程？」

「我以後不想當老師，去考多元所適合嗎？」

在這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裡，關於多元所的定位，關於「教育」的定義，都在形成中.....

從「花蓮師院」到「花蓮教育大學」，我在花師的生活，邁入第七年（再兩年就要九年一貫了）。在大學期間，由於寫教案與實習的痛苦，曾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認為自己不適應學校、不喜歡教育工作、不適合擔任教師，對學校的生態也相當反感。我以為，這一切就已經是所謂的教育。

大學畢業之後，我進到了各個場域，工作的、生活的、學習的...。逐漸發掘過去所認為的「教育」，與自己到各個地方的經驗沉澱後所認為的「教育」，是有差異的。

原來，是不是以「教師」這樣的身份，從事教育，並不重要；是不是在「學校」中從事教育，也不是重要的；是不是教育背景出身、是不是宣稱自己是個教育工作者，也不是重點。能否實踐「教育」對人關切、啟發學習的精神，才是教育的關鍵。

教育與學習，是一種相對應的關係。教育的精神，應為關注人的發展、開啟學習、獲取知識的契機。然而學校系統切割了許多既存關係與生活，創造出另一種重組後的學習型態：年級、師生關係、固定式的課程安排...。學校不應成為學習及知識的唯一場所；學校裡頭所進行的活動，當然也不完全等同於教育。

很多時候，我們被以各種社會身份所分類，我們也這樣區分他人。不斷地分類下，人與人的關係，已成了固定空間中，固定的身份關係。身份帶來的判斷，早已模糊了真實的情感。在許多人待了一、二十年的學校裡，更強化了這樣扭曲的關係。

當我們不再去思索自己追求的知識，以及想要的學習，究竟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真實的需要。只是呆滯地被餵養，以為自己過得很幸福，不偷不搶，卻也不做些什麼。乖乖地坐著，就妄想自己的程度能慢慢提升，終有一天將茅塞頓開，打通任督二脈。這一切，除了使得感覺變得更加遲鈍，還有什麼可能性呢？雖然我們在這個世界裡，早已經被擺放在社會覺得需要而應該的位置，但如果只是被動地去接受，從來不去反省其中的荒謬與其他的可能，那麼從一落地，一生的命運不是早已注定了？

在教育的過程中，學習者不該被預設為同一類的人「群」，我們也不須將自己預設為固定的「學習者」或是「施教者」。在不同的脈絡下，我們都在不斷地轉換身份、轉變需求。想要發展新的關係，必須有新的對待方式，而最先該改變對待的對象，就是自己。當我們能夠深化對自己的認識，清楚自己的需要：想學什麼、想教什麼、想做什麼...，並透過理解自己的歷程，轉換成同理他人的能量，那麼在我們的週遭，各個主體才能有清晰出現的可能性。因為，只有在自己知道要如何對待自己，才會明白在與他人相待之時，需要的是什麼，能給出的是什麼。

僵化的關係，固定的課程安排，會使得教育中會發展出的學習、知識，與學習者脫離。當知識已遠離了群眾，原本應協助人類發展的教育，竟抑制了人的發展。企圖啟蒙的教育行動，在沒有彈性的制度下，就會成為「非教育」、「反教育」的情況。

絕對的疆界具有排除性，什麼在裡頭、什麼在外頭，一清二楚。然而有影響力的作為，是需要有穿透力的。跨越時空、跨越身份，穿越一切既定的邊界去開展、去試驗。

多元所十週年的活動，我們分享了對於多元文化的 101 種定義。而在大家思索未來要不要當老師、要不要修學程、要不要實習...等問題時，「教育」這個詞，對你，是什麼樣的定義？又有什麼意義呢？



## 豐山國小寒假營隊（2015/01/28-30）

豐山國小三天兩夜營隊活動，激發出學生創意學習與思考能力。

春節將近，當學生們都開心地過著寒假時，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的一群學生，秉持著「快樂學習」的精神，與豐山國小合作舉辦「Fun 假課」寒假營隊。本次營隊時間為三天，期間包含認識彼此的團康遊戲、課程學習、營火晚會、大地遊戲……等，各活動依照劇情的進行，由東華大學的學生親自設計多元有趣的課程與遊戲，讓學童在遊戲中能夠充分學習到充實的知識。



圖一：豐山國小陳校長致贈感謝狀予營隊指導老師劉唯玉主任



營隊活動主要針對國小一～六年級的學童。最大特色為「勇士大戰魔王」的故事，營隊中的所有課輔老師、隊輔等工作人員皆為村莊中的「村民」與「智者」，而學童則扮演拯救村莊的「小勇士」。學童藉由學習課程獲得「技能」，最終成功戰勝魔王、解救村莊。本系期望經由此次活動落實「快樂學習」的精神，結合課程與遊戲，激發出學童更多的創造力與思考能力。



圖二：聯歡晚會時全體工作人員及學童大合照





\*~相關活動照片~\*





## 外籍新生入學 (2015/02/25)

103-2 外籍新生入學，主任親自握手寒暄，助理協助環境介紹。





## 科教所期初座談會（2015/02/26）

科教所期初師生座談會，互動交流相見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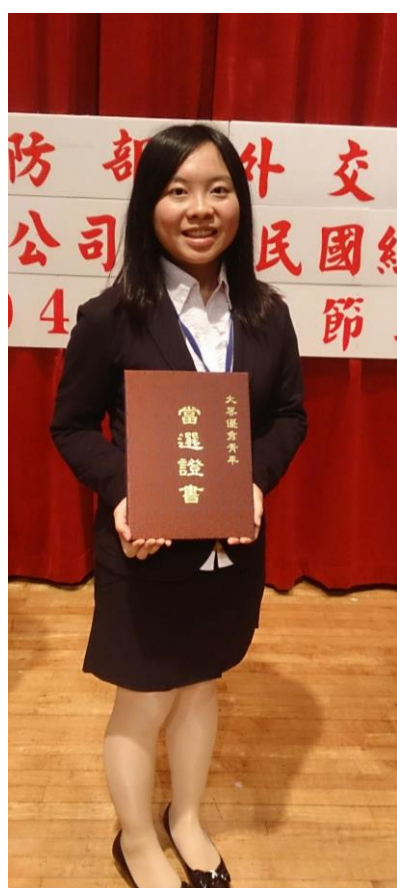


## 施孟綾榮獲全國優秀大專青年獎（2015/0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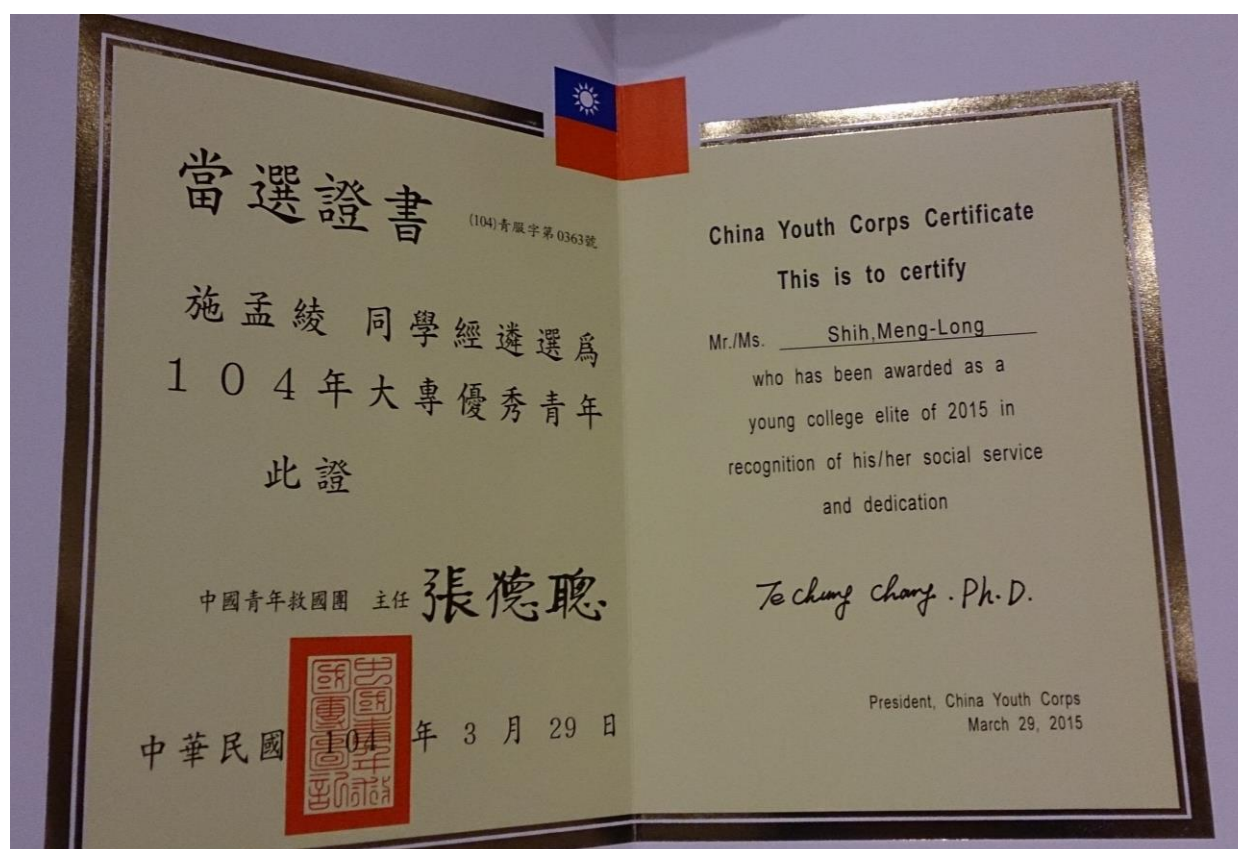
本系施孟綾同學榮獲 104 年度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獎，於青年節當天受獎。



圖一：施孟綾同學與馬總統合影



圖二：施孟綾同學



圖三：大專優秀青年當選證書





圖四：104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大會



圖五：104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與馬總統合影



## 科教系列專題演講 (2015/03/19)

講者：古智雄、周裕欽、葉佳承

講題：東部地區科學學習弱勢學生的培龍計畫





## 華山論見碩士生論文發表會（2015/03/21）

～\*活動剪影\*～



[【回首頁】](#)



## 蘇芊玲教授專題演講（2015/03/25）

講題：台灣婦女權益與性平教育運動—我的參與和思考





## 第二屆教育美學研討會（2015/03/27-28）

～\*活動剪影\*～





## 《人物專訪》在花蓮，伏流潛行：多元教育博士班王淑娟

作者：陳慶元，  
東華大學多元所碩士生。

初識王淑娟學姐，是在廉兮老師多元文化教育導論的課堂，閱讀她書寫的〈盈豐行的小女兒：走過貧窮與性道德壓迫〉<sup>1</sup>。當時粗淺的閱讀，對於她文中提及的家庭經驗重新框定方法與影響其後教育工作的意義，實在難以領會。廉兮老師將課堂研討直接改至學姐工作的『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花蓮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家協），現在想起對於學姐的第一印象就是俠女。

俠女形象來自於王淑娟學姐宏亮的聲音，輕輕鬆鬆就可以掌握課堂的團體動力，並試圖推進初次見面的學弟妹與她對話。一場對話下來，我認為得以一窺組織工作的部分面貌。學姐起初向我們介紹國家協的緣起與發展，隨著她前來花蓮讀書，進而在吉安拓點扎根。國家協為新移民工作組織，主要目標是促進跨國婚姻形成的國際家庭，建立互助支援的網絡，並協助新移民與在地社群互動交流。學姐移民花蓮以前，已有相當多年的新移民工作經驗，包含國家協與蘆荻社區大學。因此，她初到花蓮決定重起在地社群工作時，決定先以過去長期著力的新移民社群做為工作對象。

王淑娟學姐既是新移民，又是新移民工作者。為什麼會在去年決定投入選舉，出來參選吉安鄉鄉民代表？我看見她在選舉公報上的政見如此說明：「我長年在台北從事弱勢運動及社區教育工作，99年到東華讀書而落腳花蓮。我在吉安太昌、南華、福興一帶耕耘，運用身上的護理、社工、心理專長，深入社區推動教育工作，318學運後深覺對政治不能再冷漠了，我決定負起身為公民的責任參選鄉代，邀約您一起來推動。」看來氣勢磅礴的政見，我卻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辦的「政治很髒嗎？」論壇聽見學姐另一面貌的真情敘說：「透過參選，我選擇對峙過去對於政治的冷漠，甚至恐懼，我必須去對全然陌生的選民介紹自己，隨著參選而來的各種第一次，我都需要面對與突破！」我認為學姐參選的心路歷程，起初是因政治情勢而決定投入選舉；然而在過程中，不斷對峙自己對於政治的恐懼，更是艱辛與勇敢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政治很髒嗎？」論壇過程中，我時而分心，因為我不斷想著我可以做什麼？論壇結束，我忐忑地走向王淑娟學姐問：「我可以幫上什麼忙嗎？」學姐：「你平常在幹嘛？」我：「在國小代課，還有在研究所上課。」學姐：「你要不要來發展兒童班？這周五先來看看。」如此簡潔的對話後，我開始第一次進入組織工作的行動學習。

第一次的接觸就是王淑娟學姐要帶著新移民姐妹與其孩子上街拜票，不同於我的想像，感覺應該是學姐擔

<sup>1</sup> 王淑娟(2010)。盈豐行的小女兒：走過貧窮與性道德壓迫。應用心理研究，48，頁 39-78。



任統籌的角色；然而在現場我看見的是新移民姐妹主動地討論拜票策略，例如：上街的路線規劃、拜票口號與工作分配…等。反而因為我的初來乍到，學姐是要提醒我當天的工作，以及和孩子討論拜票。在街上，新移民姐妹能夠獨當一面地和路人與商家介紹學姐，而孩子也因為上街非常興奮，到處去住家信箱遞放學姐選舉的宣傳名片，並齊聲地說：「請支持吉安鄉民代表 1 號候選人王淑娟，謝謝大家！」浩浩蕩蕩的一行人，上街拜票結束回國際家協後，學姐帶領新移民姐妹進行檢討，並訂定下一次的策略，而我就是陪孩子玩，等待媽媽討論完畢才能一起回家。新移民姐妹與其孩子回家後，我帶著第一次的反思問學姐：「孩子們知道自己上街是為什麼嗎？」學姐：「可以上街，孩子都很興奮，可能沒有很清楚關於選舉的意義，但我目前沒有心力和孩子談得更深入。」進入協會，和學姐的對話，推進我思考如何透過課程，和孩子談民主與選舉。

我邀請多元所同學曾建維進場，他很在行課程設計，且能夠將我們討論出來的想法組織成有架構的教學活動。我們後來的教學活動是帶領孩子繪製自己的政見宣傳海報，讓孩子想像自己要出來選舉，會推出什麼政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想學跳舞、設立社區圖書館、學校開設合作社與歌唱比賽。我們進行民主教育課程，同時學姐和孩子的媽媽也是每周討論選情與策略，孩子在實際情境下學習，感覺較有動力。民主教育課程的進行，有其脈絡，我認為學姐與孩子媽媽的選情和策略討論，孩子多少都看在眼裡，身為課程設計者之一的我，認為只是推進孩子了解與參與民主選舉。陪伴孩子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我可以看見清楚的教學目標，帶領孩子前進。

上述是兩段現場的紀錄，我想談及的是王淑娟學姐這次參選，背後更想傳達的是「人民老大」的民主精神。我記得在街上時，每每有選民和學姐說：「我一定會支持你！」學姐卻說：「我們是要一起進到鄉民代表會工作，不是只要支持我啦！」我認為學姐是透過自己的參選作為媒介，更重要的是聽見人民真實的聲音，並推進人民一起參與民主，包含新移民社群擔任助選團隊的主動性，以及我們和學姐協作的兒童民主教育課程，在在強調的都是民主的參與者應是人民，真實地在生活處境中的人，而不是過往選舉結果時常產生的政治菁英。

選舉結束，王淑娟學姐雖然落選，但以第一次參選而言，還是頗有戰果。回應本文提問，學姐身為新移民工作者出來參選的原因，起初在於對峙自己的政治冷漠，卻意外地看見社區更多差異的社群，並連結社群的關係。學姐：「這次參選讓我看見社區的太魯閣族，我和他們一起爭取多功能聚會所。新移民姐妹和我說要小心太魯閣族，說他們整天喝酒，我和新移民姐妹說太魯閣族他們也是說你們都是來台灣撈錢的呀！」學姐透過這次選舉看見更多社區內部的差異，並準備透過行動，連結差異的社群。學姐的看見與我們分享，推進我們在今年在國際家協將要推出兒童班，不只是原先的新移民族群，也要邀請太魯閣族一起參與組織活動。可



以清楚看到，學姐出來參選，一部分是對於個人面對政治態度轉化的歷程；另一部分他在選後，並沒有因為落選而離開，反而更加讓社區內部差異的族群看見彼此，進而朝向社區互助網絡發展。

夏林清在《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序中，給予本書作者張育華、王芳萍與拔耐·茹妮老王這支台灣底層社運工作者一個比喻：伏流潛行<sup>2</sup>。一邊閱讀本書，一邊想著花蓮也有一道伏流正在前行，這道伏流就是王淑娟學姐。如同本書的三位作者，沒有亮麗的社運光彩，在生命的過程中，不斷面對自己的慾望，並做出逆勢而行的選擇，這群俠女在台灣各個低地蜿蜒前行，緩慢卻深入地翻動社會的底層土壤。



大人、小孩一起上街拜票(提供/曾建維)



陳慶元(左)王淑娟學姐(中)曾建維(右)合照



王淑娟與新移民姐妹準備騎車上街宣傳(提供/王淑娟)

[【回首頁】](#)

<sup>2</sup> 參考自張育華、王芳萍、拔耐·茹妮老王(2013)。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台北：導航。夏林清在序中，如此說明「伏流」的意象：明浮沉的生命表現樣態。



## 《分享》北京清華大學「雙華論壇」學術交流心得

作者：林成財，  
東華大學教育博士班博士生，  
慈濟中學數學科專任教師。

「雙華論壇」為東華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於 2014 年暑假合辦之教育博士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台灣團由東華大學白亦方教授帶隊，研討會則由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史靜寰教授主持。會議中兩校博士班輪流發表論文與相關成果，並與現場教授及其他博士生進行答辯與分享。兩岸教育學院師生實際交流，彼此請益博士生培育方式、教育政策、課程改革與教育研究等議題。經由交換意見與心得分享，增廣見聞並提升教育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量。

白老師常說：「教育離不開生活，教育應該與生活緊密結合。」這和教育哲學大師杜威：「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白老師鼓勵這次的學術參訪交流，邀約博士生家人一起前往，讓所有家人知道博士生的研究主題以及何謂學術交流。於是，我們這團的成員包括三歲的活潑幼兒以及老當益壯的奶奶，誠然是一種超跨齡的組合。



在研討參訪整個過程中，北京清華大學給人古典、人文與科技並存的第一印象。在學術交流活動中，我也見識到對岸博士生驚人的研究樣本數量，以及不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其他教學研究模式。台灣較尊重個體的基本權益，清大的研究過程則比較注重政策面的配合。



研究顯示，兩岸學生皆存在沉重的學習壓力，政府也都致力於教育革新的落實。北京教師共同備課、相互觀課的專業成長實施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台灣現階段鼓勵由教師主動形成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專業成長、提供不同觀點，我們也看見了彼此的優點與缺點。經由學術會議交流，相信未來可以在教育領域相互截長補短，嘉惠莘莘學子。

兩岸博士生學術交流之後，一行人在北京清華大學參訪校園景觀與人文歷史古蹟。這裡留下胡適的足跡，對於語文專長的博士生而言，如同進入寶山般雀躍。我們相繼參觀了圓明園舊址、水沐清華與清華大學圖書館舊館。尤其在古色古香的圖書館舊館，典藏許許多多兒時國語文課本讀過的作品真跡與相關史料；大家放



慢步伐，手邊相機快門不停地動作，迫切希望留下眼前所有珍貴的史料影像，帶回台灣，與國文、歷史教師同仁分享。校園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建築景觀。古典美學與現代化科技共舞，激昂地奏出人文與科技並重的協奏曲，或許這就是激發中國頂級科技創意人才搖籃的因素之一。是否果真如此，不得而知，只是那種感覺的確讓人震撼、難以忘懷。

「不到長城非好漢」。行程第三日，我們就當好漢去了。這回攀登的是慕田峪長城，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地邁開步伐，欣賞長城兩側關內與塞外的風光。遙想當年興建長城的艱苦與守城官兵的戰地寒暑交迫，千百年來的長城故事不斷累積，歷史上每個朝代，上演著可歌可泣的詩篇。心懷感恩，感恩前人留下這些近乎永恆的古蹟，讓後人睹物思情，感受和平共存的重要性。拍下附圖這張照片時，心中的疑惑是：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從這個拱型隘口看出去的每一個人，心中在想些什麼？有著殊勝因緣閱讀本文的朋友，望著照片隘口的這一刻，您心中想的又是什麼？



到了北京故宮紫禁城，儘管不能坐上龍椅，感受將相滿堂、君臨天下的威風，也得以進到帝王故居，欣賞皇室奢華的生活環境。在紫禁城裡，一邊欣賞雕梁畫棟、奇花異木、精緻器物，一邊聽著在地導遊不停述說紫禁城各個宮殿的用途、住過的名人與發生的歷史典故，中小學時期讀過的歷史人物，好似突然又活了起來。我嘗試將腦海中殘餘片段記憶裡的一切，與這裡的景物交織重疊，那樣的感覺好新穎，又好特別。

北京行中，最讓我受益良多的是能與白老師近身學習，從他的言行舉止中，感受教育學者的風采。從一次一次的反覆提問與對話中，我漸漸釐清自己心中的疑惑。我不斷反思，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能給學生什麼？能與學生在哪些方面共同成長？能知道自己在教育場域裡與同仁之間，可以扮演哪些積極的角色？如何維繫教育熱情，不斷精進成長？相信在探索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可以不斷督促自己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往積極正向的方向前進；發揮本身的良能，貢獻教育、嘉惠學子。回想十一年前進入教育現場，東海大學碩士班指導教授葉芳栢的叮嚀：「不要誤人子弟。」六個字言簡意賅，身為弟子，自當奉行一生。

白老師曾說他有三個夢，帶領研究生去香港、到北京、赴哈佛。幾年前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業已成行，今年完成了第二個夢想。個人很榮幸，剛好在此時入學，得以共襄盛舉。我開始期待白老師能帶領研究生去哈佛大學參訪、學術交流。在這之前，我們得努力學好英文、充實知識、作好研究，端出絕美的菜色，勇氣十足地前進哈佛、以教育會友。



## 課程系系友榮譽榜

本系學士班 103 級畢業校友 龔秭嫻、黃依涵 同學獲得「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行」補助與訪問世界領袖的機會！

本系國校所畢業生 楊靜怡 同學高中「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班」！

本系 施孟綾 同學榮獲 104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獎！

賀